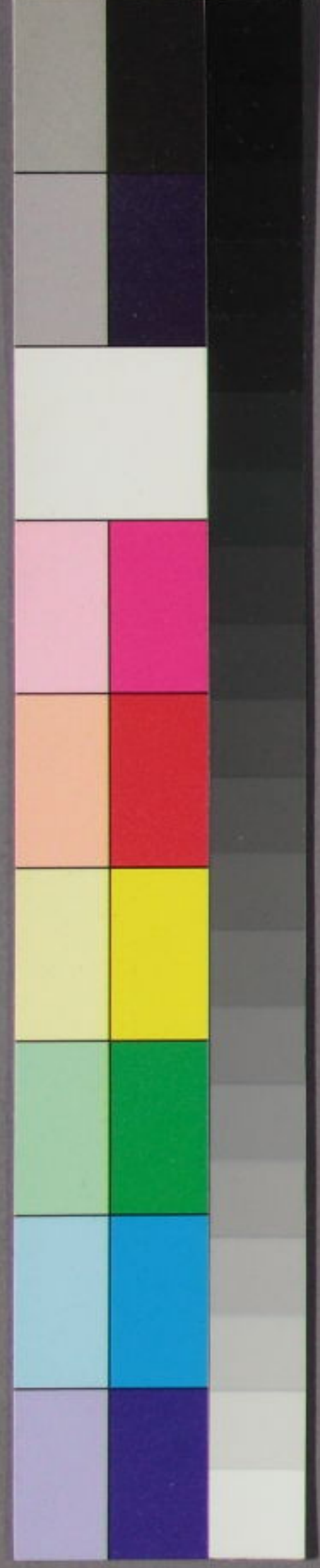


隨書雜識
七

共十

リ 6
4065
7



文庵雜識卷之七



獻納姜趾煥上疏

趙雲達及領相事

掌令洪相直上疏

金容事

洪樂性及金福鉉事

申光緝事

獻納金尚嘿上疏

趙榮進事

黨人等事

虫灾事

執義金會元事

宋湛事

弘錄事

朴盛源事

正言金若行上疏

中學掌議李鼎烈事

李謙彬事

金履禧事

金煜事

李元啓事

妓夫事

尹弘烈事

侍從武蔭事

韓洪事

文官守令事

沈儀之事

疏儒處分事

持平李遠上疏

李鎮復韓錄上疏

社稷災異事

海儒辨証事

除亂刑

翰林處分事

諸臣出陸

升抄童蒙事

崔益男事

金相昏事

王孫及洪事

堂錄事

金載天事

權震應事

洪啓教傳及庶人解免事

柳得養事

元黃李劾事

李基敬事

韓柳金姜洪等劾事

趙曦事

肇慶廟事

璘史事

胡史準事

趙學善事

諸其聖駁疏

李朴事

文衡薦事

呂善亨事

金和中事

韓沈事

諸臣致仕事

李衍祥事

趙靖世事

李昌誼事

朱言下放

吏判鄭存謙事

趙曦事

金致仁金鍾秀李徽之事

閔恆烈事

三臺及金相遠竄事

具庠事

百世錄事

李範濟事

金致仁梅棘事

武臣子弟禁科事

申光緝事

金洪事

嚴琦事

文官禁外除及禁婚牌事

金鍾秀事

金洪劾罷事

蕩平科及陳賀事

閔百奮事



文庵雜識卷之七

獻納姜趾煥上疏戊子正月五日入啓

今此歲樂之命禮經所不論列聖所不行宜亟收其命上以今年

是太祖昇遐之年命公私不舉樂又聞筵教以重臣宰臣或謂之墨商或謂

之節頭有若閭巷戲談而俳畜奴視彼西臣雖使有不足恤

貽累非細宜軫禮使之方益懋辭令之慎判書趙明昂有身

宗有頭旋之病李瀟李奎緯無兩是之理欺君之罪必有所歸今有

罪者在位無罪者被廢一番明覈斷不可已禮叅蔡濟恭居

家行檢無一可取持襄之日募聚儒生課試廬側名曰私白

日場捧券作軀一依科規朱筆等第便作考官况又食飲團

藥殆同宴樂其提學之任為先改正仍施削板之典疏入賜
嚴教命放逐田里今日內踰襍山又命曰明日人日製姜之
至親並停舉又曰君衰而柔故姜如此徐命臣趙瑛下教並
交周謂放釋之教右相金尚喆因姜疏李瀾事不進命偕來其書
啓荅曰墨商二字萬三駭舉為人臣巧誣王言乎又曰王言
朝弄姜之族屬明日節製一並拔出又曰姜擬望銓官罷職
又曰莫重君言任自抵抑此不敬也大靜遠竄又曰大靜稍
竣改以臣濟於是蔡濟恭上疏自下以為臣心制時有門生
輩課試之事非持衰也南人輩云蔡之父膺一嘗為諸生私
為陞補至入格而止蔡繼而為九十
兩抄蔡上疏時引其父之事洪名漢見之以為故過於父不
可乃止云又蔡於園中設筆幙列坐諸生考試畢呼名而上

之設饌以待之
故姜疏云然

荅曰庸受之說古豈無之而末世人事勝於

古雖輿僮下賤豈有是事

言人事勝而不
為私試之事

姜趾煥增衍附益

自陷名義於卿何有予不捨卿勿辭十三日

掌令洪相直上疏

戊子正月

疏曰被彈者不得反言言官既有前後飭教蔡濟恭對下之
章專事詆罵角勝言官投抒二字无非在下者仰陳于上者
而肆然書於章牘為媒進之計且三年之喪父母一也而以
心制持衰之異欲作自下之計如此無識之人不可置之播
紳之間宜施謹罷之典也開城留守金善行地望輕蔑言行
誕妄舍命異域奪譯貨而專利分符故都浚民血而肥己勒

收戶錢濫斫江松無非鄙悖之事西來之人莫不唾罵陞補之選校吏之差曲逆受囑循私進退如此之人不可置之宰列况濫擬經筵殆至十年前後銓通一不舉論則物情之不可可見何可遽議於清要以汙銓選宜施刊板之典持平金致恭疏曰罪人殺獄情跡狼藉而圜牆之間寂無一言遠竄罪人坦更為拿鞠亟施當律前五衛將尹光紹元朝差祭以譽累之蹤遽生圖差之計輒囑該堂而不聽則乃與該吏暗地交締縱恣巧隱不可置之輦轂之下宜施屏裔之典兵即睦祖永既有瑕累至隸藝閣而濫受兵即宜亟刊汰也疏入并不允皆罷職

吏判洪樂性及金福鉉事

洪樂性都政入侍以鄭厚謙通應教金漢蒼通大司成又以其仇人沈赫擬參奉以李仁康之子性嘿再擬守令又以金福鉉鄭厚東除叅奉掌令李廷烈疏曰叅奉金福鉉言行醜悖通國棄人乃以辯說銜名盜榮輿論沸鬱豈可暫貸以貽清朝之辱守奉官鄭厚東本以蠢之無識之人世踵鹿鄙專事牟利如此無賴之輩何可擬議兩人宜亟刊削洪對下以為金有道臣之薦鄭乃前擬監役故擬之耳

獻納金尚嘿上疏

戊子二月六日

疏曰吏判洪樂性除拜也與其時亞銓趙曠衆所共知之嫌大

僚至達於造席則厭然自掩揚；冒出不知傍人之唾罵昏亦甚矣。崔益男本末具序，悉陳其心術妖邪踪跡，醜恃慮其貽禍於世道。聖上燭其情狀，斷之而宵小而又嘗下詢儒臣，李在簡金載順，明其為宵小，即是君臣上下已傳當之公案，而肆然檢擬為稍；進用之階及夫大政專循一己之私，醜邪之徒至除齋即賢關起捲堂之議，積財之類濫擬守令，台司有囚之舉；世喧傳恬不知恥，惟恐或失，自謂必遵革政望於待命之中，繼入辭疏而衆賓對於承批之前，心跡慌恠，舉措顛倒。臣謂吏判洪樂性巫施削職之典，前持平金載人持論尤嚴，朝暮當言傳說藉；及除言地終無一言其兄

載久欲擬禁都之望，見枳公議終得殿郎噫嚇人官兄有甚於賣官保位，金載人改正疏入。嚴教以為挾難忘本命尚嘿削板校理宋載，經上疏救之，其言尤峻。尹承烈亦救尚嘿，並命刊板目以黨人仍却藥；院及諸大臣請對不允。明日乃許金載人上疏，自下以為前承旨李得培抵書於臣，謂前副學沈履之云尚嘿將論吏判已構本而未上，宜令臣論劾之。臣恥受人喉而不肯被，乃怒而陷臣耳。疏奏不省，而命罷職。

黨人等事

三月三日

金尚嘿疏後設三日製試士 親臨命黨人柳慤徐迥修鄭

僨煨洪相宜金尚嘿宋載經尹承烈姜趾煨李奎煒金亮行
申暉柳知養宋明欽李獻慶等子侄不得赴舉事館下人周
呼場中令出去惟任觀周洪啓能李命勳等子侄不入其中
人謂偶未及之云

執義金會元上疏

三月十七日

疏曰烹之一字散於辭教之中烹之為罰既非聖王之刑政
伊時傳教亟令收還前副學沈履之挾其斗筲之才恣行穿
踰之習貪汙之性到處益肆曾按湖藩恣意牟利道內所在
近萬石真麥瞞報賑廳減價請得補以改色立本勒定準價
累萬剩餘密歸私橐作錢關文渠雖掩置耳目難掩宜令道

臣明覈得實且其遞藩來後旋起甲第吞並數家連亘一壑
八其洞者無不驚心駭目宜發遣部官摘奸架依法毀撤以
為戒猾之地如此貪婪不法之人若使揚清要少無畏懲
瘡惡之政將無所施其銓衡佐貳玉署長之望為先改正仍
施屏逐之典上命京兆郎官摘奸其家舍僨之則因禁府
取口招以奏真麥事令賑廳考實則教以家舍事觀沈口招
及聞即廳之言其家即故相李觀命之家侈濫之目乃是外
題真麥發賣以惠廳文書觀之自可脫也而任非其人而取
剩豈無其弊此亦沈之自取也罷職不叙既而金會元復上
疏言沈之家舍即廳及沈招皆歸詐欺上又真麥之事狼藉

難脫條陳甚詳 上乃命即廳眾罷

弘錄事

五月一日副學尹著東應教朴取源校理沈觀之洪景顏修撰金煜會圈取黃最彦徐迥修柳鱸洪鎰金載錄金履禧李淮尹錫烈尹正烈沈頤之安重彬朴師崙李養遂李命彬金觀柱洪樂信洪相簡閔鍾烈洪鎭海趙昌達李商岳朴相岳錄徐有寧李秉弼李得臣金文淳金致恭金基大申光緝申光履金鍾秀趙宗炫二日堂錄領相金致仁韓翼謩左叅贊趙雲廷吏判申晦弘學鄭存謙吏議李海重就弘錄如錄李世演金履素錄趙載浚徐有隣而柳鱸李淮尹正烈安聖彬

四人拔去而柳則目傳教拔

正言金若行戊子五月九日

金若行上疏言即令中原無帝統本朝宜稱帝號用天子禮樂又 烈聖尊周之功宜表章之依周公追王先公之禮各追上徽號又言山林被眾之罪宜解其罰又沈履之不簡靜則可以目而賣官則非也又申暲既以黨人目之而柳鱸攻申暲則同歸於黨人之科徐迥修救尹著東則其罪宜同而尹則進用徐則廢棄為不均也又言景廟盛德宜有尊號也又言故相朴世采儒家之蘊泰斯文之下莊不宜從祀文廟疏八命廢為庶人黑山島安置仍 命諸臣章奏一併勿納

政院玉堂賓廳連啓不允遂幸舊邸世孫再遣宮官大臣
請還宮不允大臣以下四五十人并罷職執義任希教以甫
謝遲緩板界當直都事以不即待令決棍教曰予之此舉
豈曰若行其中恃說可謂骨冷而尋常者過不為請討今來
舊邸予心足矣尋命諸臣并叙復於是皆入請對大臣連名
疏請還宮徐相志修中道付處以疏中書尊號金致仁為領相戶判
李昌誼除右相皆出謝請對承旨亦請對久而乃命入侍
仍下教曰今者此舉非為若行苦心在焉聞承旨所奏恍
然大悟有何介滯遂還宮徐亦解承旨奏以金若行疏豈
殿下有尊號而景
廟無一字
云乎

李謙彬事

五月二
十四日

正言李謙彬疏論裕昆錄事以為學問之士非關於逆黨言
甚切直累百言又曰此事所關甚重而輔弼之臣言議之官
無一人爭之且當時八侍承旨不爭論之為可罪也嚴教
謙彬免為庶人楸子島存棘

趙雲達及領相事

六月八日幸毓祥宮還宮漏局奏申時教以百官欲退休
經奏申時為不當又以觀象提調主管漏局而不能檢也遂
命拿八兵判趙雲達時為提調方拿八玉堂金基大徵救
之以為刑不上大夫上以引喻失宜下嚴教罷之領相

金致仁又徵救之遂免其相以徐志修為相李景祐為兵判
趙雲達 命配湖邑尋寢之

金容事 六月九日

正言金容疏論君德宜恢言路正風俗又言戶判李思觀以
空鄙夫濫除度支李性默猥為邊守 李煥續之徑中路武
士吏判洪樂除理山
使又言李謙彬言裕昆錄事出於忠愛之忱 上下嚴教以
為李謙彬事復敢提達甲山定配倍道出送

申光緝事 六月間

親臨文臣製述班中有唾陵之聲 命其人自首終無自現
者 上命逐出諸人不敢試又 命玉堂李世演升應教人

望不叶有臺言被罪二十三日校理申光緝上疏云製述時
近列咳唾大欠敬謹又不自現謹責之教焉可已也而成命
仍為勿施多人混被屏逐又再昨東僻特升非謂其人之不
合事出格外臺臣之語亦靳翕受乃加謹罰更加三思 嚴
教光緝柎棘巨濟因却藥不御大臣皆罷又以領相入侍不
進請討之言下責教大諫尹蒼東以不請罪光緝有嚴旨尹
言曰臺諫若承奉 上旨而言事則 上之所使近於有意
下之所論未免迎合云云 教以迎合二字云云此人國子
通清吏曹官罷職又有為光緝之鷹犬暗劣霄小等字改書下
尹則南海柎棘明年申解歸尹亦放

趙榮進事

八月中上命季光佐趙恭億復官因大臣等爭執寢之時榮進為都承旨書復官傳教為玉堂洪樂信所駁趙自前年欺上傳教之後雖為金由喆所營救而因遂自廢在家是時忽除承旨出仕在院忽遭不幸玉堂閔弘烈於上前請止復官之教命閔配南土尋寢之

虫灾事

是年夏旱七月初虫灾大發食禾黍殆盡八路皆然命降香祝就各道中央州郡設醮祭以禳之至八月初虫乃止北道尤甚赤地千里命玉堂為慰諭御史往視之是時上在

違豫中久故朝臣諱言凶年守令方伯專事欺蔽北伯沈鏞狀啓泛稱年凶不細言其狀州縣之赤地者稱以尤甚尤甚者稱以次凶次凶者稱以稍實東伯李彥衡守令報灾荒則泛題以送於是果川監俞彥肅報以虫灾半夜之間無去處事涉奇異為言監司南恭濟據其報而狀啓稱頌之上覺其諛而斥之乃令御史金致恭往視而申飭送之金還言虫灾在田中不去也於是罷其守令監司以警言之

宋遷上疏

九月五日

宋以持平疏曰兵判韓光會本以庸駘全無知識畿藩試藝惟意循私燕市質貨親自呼價象譯唾鄙鉉衡之地萬不近

似及居佐貳一政一望不能自辨左右令承奉行不暇本兵
重任无何可擬議於此等之人刑判洪重孝其長秋曹也請
囑紛紜貨賂公行恐嚇富庶既受重賂移罪其妻旋即贖放
堂司寇之地作一網利之場兵判韓光會刑判洪重孝並
施利板之典并不允韓移參贊鄭弘淳代兵判掌令南元或
疏救光會以為自居本兵武士誦其公平恕言臺言設虛辭
而眩之宋灑宜削板金海府使尹冕東承其父狂妄之命杖
殺窮班之賣紬者亟令本道查實狀聞靈光守黃幹曾在湖
邑已被貪汙之名及到本郡猶弄濫楫之手海倉糶穀都歸
牟利之資又脅邑子叅鄉科者要作渠子會圖之緊用及其

不肯從也大畜憾恨牢囚重杖黃幹宜罷職上命尹黃拿
問持平李淮疏駁彥或媚贊光會之罪又言其父狂妄之命
之說下語不當淮以傾軋坐罷尹事監司李澈查啓教以因
買紬殺人違法用棍欲為私和以錢給尸親償命則過尹巨濟
定配

朴盛源事_{十二}

朴為大諫疏駁吏判趙明鼎以趙與趙暎以北事相爭之後
暎則不復進用趙獨揚於顯仕此所謂九萬竄堅卒無事
者也上命朴罷職趙亦遞職時人以朴補九萬事引喻不
當而譏笑之朴亦慚而無可對蓋趙事固可論而引許堅則

過矣以其為人所欺而為此或曰作疏者之失云

中學堂議李鼎烈疏

己丑正月二十日八啓鄭該

殿下克恢蕩平每戒徧私故山林之士謂有標榜而載諸貽燕之訓假飾之人以無模稜而躋之俎豆之列以一時激惱之教作日後鑑法之書其中有曰吁嗟老少一中何分若問其本即也斯文又曰自稱道學作此亡國甚於洪水極數有若世道之浮曉專由於此噫一二背於師而亂賊於國家者不幸操戈而唱邪說至于今奔馳橫流自戴角立此何嘗斯文使之分而然乎斯文者道學所存列朝培養已成殿下家法令乃以洪水極數之目至謂亡國宋之斥奸黨禁偽

書為當時陸沉之基此非今日所可戒乎臣謂亡國之端反在於此伏願聖受其書並箴板之削之嗚呼世固有欺世盜名者甲曙是也其附合情狀誠如聖教而至於背其祖則寬矣其祖故相臣朴世采幸逢無闕事之時稍有沒把投之名而縱橫之論極以忠厚駁難之學專由詐力推移於邪正之間宛轉於清濁之中雖其章奏禮說附合士論不足以掩其平生此皆矇之所祖述如矇者又何足道乎今不待公議之定而特命配食於文廟此殿下過舉也世采之享太學八方之士未聞一人倡其享而甲申道疏時行貨冒錄奉御殿下試從容俯詢於諸臣曰世采之學果出於純正可合從

享士論未必歸一而苟且躋享於世采安乎否乎從享之非其人孰如出享之得其宜乎予心固執以歷物議則是公乎私乎云爾則必有所對揚者矣宋以王安石配享文廟以揚龜山之請即為出享今世采從享之非宜甚於安石可出而不可置之疏入命為庶人黑山島之配初諸生只以黜享發論而至於裕昆錄則意不到也

金履禧事

正月二十四日

金為王堂上疏救李鼎烈曰 殿下近來多過舉必使群下論罪言者而論之其流之弊將至何哉向日申光緝事初雖罪之終乃釋之此則善矣日前人日試士以耳目開閉為題

李鼎烈之疏適及此際其言則一國公共之論而能敢言人所不敢之言正宜優容而復罪之宜收還之以開言路疏入上震怒命三相洪鳳漢金陽澤金尚喆下教令奏定金罪洪謝以金疏所稱論罪言者之說正指臣矣不敢冒嫌而斥金也 上曰此乃薄物細故連教以促之洪不承乃命出而待罪洪出去次問金陽澤金無辭而免乃曰金疏既曰群下臣亦在其中矣累下嚴教尚喆則因不詢也因處分履禧以庶人之律因命百官朝參教以當問於百官又以時當進宴而若不論罪履禧當不受宴大臣皆請宴不可停也 上不允於是三相皆免冠待罪在庭皆免冠上起入內三相隨

入至司鑰房力請宴久乃蒙允明日又有三相及重宰及奉朝賀洪啓禧累下嚴教殆不敢聞上意欲令臺諫加律履禧也云以上皆洪相言如此云

金煜事己丑二月二日

金以應教上疏曰李鼎烈尊權斯文亦從享三司叫闈獨進危言凜有忠愛直截之氣是宜加獎而反施竄配之律至於金履禧略效匡救之言而亦被屏裔之典殿下何所怒於是而處之過當至於此邪進宴自進宴進言自進言激怒於進言移怒於進宴大小臣僚無一人正論者徒自奔走彌縫臣竊痛焉伏願前後下教一並還叔李鼎烈金履禧亟

命放宥至於爵賞太濫言路杜塞而大臣三司不敢言惟殿下克盡誠正之功而廓然大公無以私意翳於其間焉疏入其明日御建明門召百官耆民仍命停進宴且教曰進宴自進宴五字非悖子亂臣焉敢萌於心而書於文字於是領相洪鳳漢左相金陽澤右相金尚喆發令百官庭請啓曰今此進宴孰不懽鼓舞而金煜疏中五字下疏極為駭然致有非常之嚴教不可置而不論請絕島楸棘依啓金配濟州初三明日百官又庭請之進宴再啓不允命幸彰義宮大臣請止不允遂駕出闕門洪令武將等止駕於是訓將李章吾及趙濟恭李潤成鄭汝稷乃親擔輿而禁輿不得行遂還

宮賜四將廐馬以賞之明日初四日大臣等又庭請進宴不允
命幸毓祥宮旋寢之明日教以金燈在說萬古君臣豈有因
此親諭而必欲角勝諸臣若此金燈之輩日日生焉予何堪
予仍令廚院宴廳諸事並置之又曰今日着帽者若入闕門
則當延和門殿座騎曹堂即當決棍蓋禁庭請人又命罷請對
承旨又教金燈通清應教銓官罷職申晦李海重等又教金一升應
教立功自效今日角園在京者侍從案一併付籤又曰當此
之時豈可如是兵判於訓將李章吾禁將復善為先建明門待
令大旗織旗鼓待令遂臨門拿入三將回示軍中仍復授前
職令隨駕是時三將解任舉動時無人治辦軍衛政院稟知有此命仍詣毓祥宮 世孫

隨駕至宮門住輦教曰世孫隨來召問其來則袖進笏記今
因駭舉 聖心既固願從臣請滌舊從新云故予問若此予矢
何如蓋以傳宴對對曰臣當受之又問孫受祖矢予對曰何關之
有此答今日廷臣之所未料問此可感動特許其請即進于
今受此陟降攸賜當於舊闕受賀仰答陟降以光世孫之孝
即令舉行仍歷義烈宮尋下教受賀於建明門四更還宮百
官班於庭撤夜明日初七日早朝行賀是時三相皆待命皆令勿
待入叅賀當夜還宮後訓將李章吾又拿入回示後充軍還
遠受賀後寢其命仍任又明日初九日修撰李得臣上疏陳戒
以為輦路清蹕本非戒行禁庭法座且異郊場而軍容震耀

陳樂喧奏穆之宸嚴之地便同詰武之所佩符三將捧曳於
旗鼓之間着帽百僚奔走於街市之上承宣之職名雖適免
既以喉院則拿入之舉前所未有工部之舉行雖慢而事非
軍務則棍治之罰不亦太重况如鸞驛不戒玉華先發路上
久任實有獨先安之之歎將臣昇輜雖據斷鞅之義廐馬三
賜之命獨為恩典之屑越其有累於聖德有欠於貽燕之道
者如何哉疏入明日初九教以放恣給其章通其職修撰李
秉鼎劄救之又教以放恣不減還給其劄遂送門外尋命成歡
驛投畀尋命海南投畀倍道押付又命刊名侍從案

虎患事

三月京中帝行白岳山下閭家虎入多食大豕桂洞近處亦
然又八昌德宮食苑中獐鹿乃發卒捕之又八白岳捕之不
得

妓夫事

四月十七日

清城孫金基長者畜醫妓進宴時不令入衆又不令現身於
堂上鄭亨復怒而囚禁上偶納刑曹囚徒記聞知其事下
教基長之配十七日晚御達明門令五部及漢城府查出士
夫畜妓者自大臣以下至軍官衙門之屬皆令自現又以五
部不盡查出部官及禁都皆罷職於是玉堂趙載俊朴相老
等劄子以為此非君上所可親治者上以為此輩畜妓而

為此命下南閩禁推又命兩家奴推問其妓有無量臣申大
修言儒臣之奴受刑是儒臣受刑也 上愈激怒而不允於
是各自現告宰臣名官及庶人自判書沈鏞朴相德衆判李
潭衆議李海重洪樂閔弘烈衆判趙榮慎金兕大郡守尹象
厚衆議朴盛源朴弼達故留守金善行校理申光履郡守申
景祖衆判鄭光漢李心源故衆判元景濂衆議元義孫監司
李澱李景祐百餘人皆現告即令刷還本邑有子息及矣未
以前學畜者不論故申晦黃景源洪鳳漢等得免又以夜禁
不嚴有此淫風凡朝士女人悉皆禁夜連日臨門查治二十
日犯夜學徐李修鄭履和二人并決棍定配其畜妓不即現

告者皆配遠惡地其武人則張軍物於闕外回示軍中決棍
而配之是日前大司諫李宜老有理山妓率來者令出後即
還之故不現告既而 上教轉嚴至是乃自詣闕現告 上
以其令出久而乃現拿入刑二次即日押配大靜倍道發送
上盛怒教以汝乃上疏辱守禦使也前五六日李上疏論守
禦使李思觀人望不足
請罷職云李
因此罷職 又以大臣營救皆退出之前黃牧金履長等亦
於是現告而但定配不刑喪人前判書朴相德以畜妓發配
尋分揀五部官及禁部官以不盡查出命拿入各刑一杖刑
曹官罷職

侍從武蔭事

二十一日侍從臣權極李亨元李正吾金容申應顯等拿囚
前日柳善養金載順洪樂臣李澤遂李養遂洪樂任李敬
玉等皆囚其明日兩洪李澤遂等三人以宜無畜妓特免其
餘人等在獄命各自首畜妓但令傳食不得通書札明日傳
曰禁推人當親問自金吾門外至開陽門只着笠來若一人
騎馬一奴隨後金吾即當處分於是諸人皆步至闕庭上
御門親問諸皆以無妓對權極始自首遂刑二次傳曰罪人
權極忘君負國含憾誣人陳章并詰尹九渠既箇自服四
淵時事十人侍從同聲請討何敢免邦刑而此正萬古小人十分衆
酌昨有李宜老之狀今此權極萬一叵測有倍宜老黑山島

限已身為鄉民不齒士類其餘侍從皆解見任傳曰為國慷
慨效忠下教之下懲創浮囂四十人可見秉彜之心為元良
欣幸特書其名藏之政院故事之軀以示予意前一日又命
侍從臣文蔭武堂曾經守令者八侍親問使自首具刷還本
土者各道監司狀啓

文官守令事

端午各陵祭官受旨上親迎香禧陵戲官李彥衡補病
不入乃命兵議金光國替往都承旨鄭運維言此乃文臣多出
宰外邑以致祭官艱之如此乃命文臣出宰者盡命解還悉
以武臣充大凡大小邑六十餘窠一時還京其傳教中名以

刷還既而改之以督還字李彥衡洪述海等皆下獄後二十日始放送

疏儒慶分事 八月十七日

五月初嶺南成岱柱等千八百餘人上疏論朴文純公不可從享命配北道為民其疏下生皆揭名太學八月十二日湖南儒柳迪等數千人又上疏請朴公出享傳曰頃日嶺儒慶分嚴正國是宜焉敢若此敢曰三十餘人比諸嶺儒不啻三倍柳迪永墨青衿案三水府為民疏錄下本館令大司成一并付籤四學太學在京儒生一併放還鄉里其令草記傳曰太學有舉行事前都憲李某大司成徐除授牌招察任諸

承旨并適以金應淳閔弘烈尹東昇徐命善趙暎為承旨傳

曰大司成尚不謝恩何可相待令同知館事即詣館舉行於

是洪麟漢代大司成舉行草記諸承旨大司成皆謝恩明日

大司成李某上疏論救儒生罰大重嚴刑削黜

傳曰文廟俎豆何等重也

身為師儒之長不体堂中正士習三字之錫右袒二道惟儒若身是陳章聞李已涉訝之令讀果然噫彼其即朝鮮之人

何敢二議於此事雖不讀下教讀之全然二字不覺寒心焉即命撤讀有初心初頭何稱欣乎此乍輕之兩道儒也且有

此心先正位板在於西廡何心踐其門坐其室乎可謂半上落下矣奚待其儒著帽者不無此心故今番處分二道朝臣武臣

欲并逐之十分忝酌亞卿為措紳者若此以此規之措紳之為院長者不無此類唱之弊先正服食已至五年有此駭舉大

司成李不可尋常處之特施削黜後數日海西儒李逢源等累

之典以存國綱以嚴斯文百人又上疏論中從享事末云國子長之疏都出於愛君之

誠以前日蒼黃承命惟恐不及者比之指權導可謂俱憐之於
走數而殿下又重而眾之尤昨來諫之道也十九日疏儒召
八令讀其疏傳曰有此心者何敢挾試紙入場中乎嶺南兩
道今番庭試全一道停舉亂其本造其本即李也珍島郡
定配當日內倍道押付今日在庭諸臣若有李之心者豈敢
着帽北面事君有此心者皆令退去又下教曰海西文臣并
刊名湖南嶺南一體舉行傳曰李逢源為黑山島鄉民當日
內着加倍三道押送疏色安景濂着加湖南右水營能糧軍
充定讀疏申大順左水營能糧軍充定一體着加倍三道押
送太學四學居齋者一并逐送本鄉同知館事馳詣太學

斯速舉行同知館事趙曦閱百興除授牌招拍太學舉行備
忘記何心服達功予心固定其令內局此後勿為問候藥房
口傳請對答曰其止之藥房再啓右議政金尚喆領府事金
相福判府事金致仁李昌誼請對同成均閱百興謝恩趙曦
牌不進備忘記雖非洋儒學儒若城內三道留者人逐門外
傳曰成均館草記尚今寥同成均右袒前大司成李乎知
八違滯該堂從重推考守僕令攸司科治判府事韓翼養請
對左議政金陽澤還納命名諸承旨玉堂請對下教曰雖下
大夫與予心背馳者皆納履而去措紳如李某人多必自現
納履後當進達功海西人李台之乎二十日又下教曰規李

措紳之心莫知其心何以入侍乎明日次對停又教曰背馳其君乘時挑君卿等一何困我其盡去焉盡去閉門然後當進水刺矣備忘記凡書院皆有京中院長先正服食即予四十年固心而有此舉心雖拂鬱莫敢更言先招嶺儒次招湖南李之全然二字隱然叵測其招可知豈持李而以今觀之莫知幾李真箇黨首默之隱匿見無禮於君如鷹鷂逐鳥雀者古人有云今此輩甘心先正者誠甘心其君也雖嚴處窩主在措紳昨日下午教之後雖不自現以致逗留卿等豈不知也而何心愛護昔年徐判府事為侍從時問其黨窩主具時臧辭以問對以趙觀彬于今卿等何不效此而愛護黨窩

若君若此乎如李之人自現若是其難以苦其君乎雖同李某之心其律何大而其皆若是陋乎其年先正致祭時以文卿寧不衆者即某之心也今該曹即為問啓二十教曰東月怡殿座侍衛八直舉行藥房啓曰湯劑之不進今已三日萬一焦迫冒罪求對禮曹啓文純公致祭時在京不衆人左議政金陽澤韓翼譽李益炆南恭濟李喆輔南恭會沈星鎮金始煥李光簿李之億鄭光忠南恭著趙榮進李長夏傳曰皆以不叙傳旨捧入傳曰此中必有偶然不衆者而為全然二字之窩主想在此中予得其人復何名焉備忘記此後鄉儒為陳章采泮村者許多曲僕當承定水軍以此申錫

李鎮復韓錄上疏事八月二十九日

掌令李鎮復疏曰向者海儒著枷發配：：之行未嘗有著
加之例初無前之舉啓無窮之弊至若三道文官一并刊汰
即日放逐遠近驚疑伏願聖寢前後之命又疏儒之赴配也
果川縣監棄其雇馬驅而使前迫逐催督若有深怨者然果
川監俞彥甫削職荅曰李逢源等水軍處分焉可已乎三道
諸儒皆蕩滌前一日有蕩滌文官汰逐之命亦寢果川事特
命宣傳官申錫泚渠任意仍命鎮復特遞明日又命永刊侍
從案掌令韓錄上疏曰九月一日著枷儒生并逐絕裔士可殺不
可辱也國子之長略效執藝之義掌憲之臣粗陳匡救之忱

而謹罰過重請收還成命傳曰噫太學俎豆國是大之前飭
若何而李 職何任而全然二字語涉放恣其飭焉可無也
投畀之人敢稱國子長李鎮復其心已絕十分衆酌韓錄并
舉李其水軍稱鄉儒若是放恣况全然二字處分何至於此
而亦為迂濶雖未勘今者錄可謂有意李 有甚於李逢源
也韓錄此章給之通清勿施大靜縣投畀倍道押付身為
宗臣不能教于全恩君激施以不叙之典鎮復父

海儒辨誣事十月十八日

都承旨蔡濟恭等上疏曰蔡及李聖奎金龜柱全海西儒生
吳敬采等呈疏自稱為文純公朴世采卞誣而曾有禁令故

不捧則忽於昨者以小紙投送院中非疏非札恐喝脅持又
八疏槩以潛通館學擅命助黨悖戾無倫云：是夜御門召
八儒生嚴教處分傳曰勿論彼此互相若此：皆黨習也此
疏非卞誣也亦黨習也殿座才運連章遽到皆罷職

翰林處分事

十月二
十六日

教曰新除翰林為先禁推明日太僕當親問分付南間舉行
小臣若是放恣俞岳柱韓光近李彬運洪樂恒嶺東充軍親
問下教勿施又曰翰林舊與新皆在外李師濂李商達及充
軍翰林皆為父周翰圈明日傳曰李商達分揀俞岳柱李彬
運既父周翰圈并特放後數日正言呂善亨司諫李正吾皆

止疏論充軍事不允十一月一日正言林德璿所啟始臣史
官日前被譴茅其法例自有定限而大小臣情有拘勢或
不及則亦不得割即承命者多矣遵先未過古訓攸戎亟加
三思收還成命 上曰遵先未過之言有何比擬於今日乎
欲羨沈吟非老而喘息莫定董舉其句語矇矓慢塞予何答
教避嫌請逋依啓

升抄童蒙事

十月二
十六日

備忘記稚駮童蒙洒掃應對視若楚越昨聞袖中藏石放恣
下手國子長云其狃不教雖抱卧龍才將何益於國哉并補
製述童蒙使之盡為待令二十七日傳曰近者百弊皆由於

不讀小學之故童蒙三人聞其作備萬可駭此後升補學
製若有若此可駭之童依受教堂庭學前捷楚付其父死以
示教兒此後小科榜後二十歲以當抽柱召講小學大科後
三經中取讀一經抽柱面講若不通者當於分館差等以此
分付小學講當一體臨講亦為分付是時洪相鳳漢子樂仁為大司成設升抄行私
昧於文與庶文士李鳳煥泮吏方鳳儀相結有死名字作三鳳歎詩百餘句以嘲之又有匿名書投其家當升抄設場時
兒童之應古風者亦輕侮而手瓦石擊之被傷貽笑多士上聞而有是教云

金相昏事

至月

九日傳曰金奉朝賀兩朝舊臣其子領府事所欠者後嗣故
勸其娶今聞有之云而故判書李箕翊之孫善濟家云特令

該曹依頃者木鴈例特賜儂幣兩端以表子懷即令進定事
令部官往傳兩家金上劄辭上命但賜昏需既而李昏不
成娶他家十二月中行昏承上教上箋謝金前相致仁將三娶聞故李判
家有孤女欲取之因其軍官李之庶武者及其甥女通訊李庶欲媒寵偽作女之母札而許昏然梳未信金乃與洪首相
鳳漢相訊發券上前以堅其事上下教速行助給昏需於是部官往喻其家戶曹惠廳即官輸致錢布之屬女有緇
母始知之大駭發哭叱即官使其婢退出錢米相持六七日母將引刀自裁諸李宗會乃杖其庶武於李判廟庭金不得
已乃上疏辭昏上詢諸大臣而許之李昏元定於具秉勲家已消吉而金居中欲棄之於是舉世譁然皆云兩相合謀欲
劫取也金乃急取他處得故承旨李光運家族女成昏以鎮衆誇至是上教金領府謝箋當親受原任大臣及禮堂八
侍其使領府且備三兒只一類一有一湯以來當於崇政東月始為之致仁上疏云人臣私獻非禮請自樞府備細許之
玉堂劄云此事終涉猥屑云

李元啓事至月晦日

正言李淮所啓鬱陵島距倭不遠島物禁其私取法意其嚴近聞蔡貨通行於傍邑多有現發者此是奸細之民冒法採取而地方官矇然未覺請三陟府使徐魯修拿處啓依北伯俞漢肅巡到吉州遷至不幸况曾為上下官又兼地方官者其甫富顧護宜別他人而牧使金梓愬視埋沒終使隣邑督助請金梓罷職上曰永刊仕版又啓晉吏之妻敢乘轎于象譯之子敢著禮巾請隨現嚴繩上曰昔年鄭東浚為掌令禁昏家寢帳士民受弊頃因一小揮頃之教禁亂通行一日之內捧數百金今若依啓都民受弊雖有幅巾此在本署

提調申飭况一例禁亂以助奸吏之囊橐乎掌令元啓英上疏江原監司洪名漢其族武臣三陟營將洪雨輔暗地受關分人潛入鬱島採取人蔘及其現發於地方官則犯禁之人刑配道內採取之蔘還給私賣仍曲引他事狀罷本官要為彌縫之計洪名漢亟削職後數日徐魯修原情放送營將即其地定配元啓英通差洪名漢通職洪與營將符同發數以百斤送京發賣於藥肆或賣於東萊俸罪其進上蔘以島蔘雜封以進徐恐其以地方官事覺得罪累報監司請治採蔘人洪不聽而罷其官徐乃大怒李淮始發啓而畏洪之為領洪所為不敢直舉而但請徐照徐就囚又畏領相不敢直供事遂解

尹弘烈事庚寅正月五日

獻納尹弘烈疏曰吏判申晦輕佻鄙賤貪饕食無厭前後兩銓厚招醜謗今番都政守令差擬多非其人松都大賈濫除兼鎮畿甸巨富遷差雄府鴻臚初仕歸於有財無唱之人不可置之於秉銓亟命刊削叅議李徽之自在蔭路已多鄙瑣之誚及佐銓部諂媚為事不顧所處之地隨人桔橈趨附之狀不可無譴責傳曰尹弘烈之章其專讐習噫彼冢宰於黨有何有隻而前後靳抑何心也李徽之沈於下大夫掩可惜也豈忍此言此即黨也尹弘烈永刊仕版免為庶人又曰何心服湯此後內局勿為問候藥房請對教曰其止之初七日傳曰侍從臣皆八來雖軍啣一體八來傳曰今於歲首臨門

而數百侍從十一人應召可謂寒心黃翰今日快知其人此亦翰之秋也張浚所對萬可駭此人若得志甚於弘烈勿復掄擬於培望申晦都憲除授李徽之徽恒長除授初八日傳曰李鎮恒黃翰特除意蓋深矣大臣雖以百官庭請退去培臣之道當為進前合辭不然獨啓可也只傳故紙其涉駭然執義李鎮恒司諫黃翰并削職於是大臣洪等請啓曰尹弘烈乘其培啣敢售讐習歲初欣祝之時以致淵衷煩惱湯劑不進弘烈之罪無所逃而決難容矣聖上雖薄施輕典在臣等齊憤之情何可不請加罪乎尹弘烈絕島梅棘荅曰今日百官睡覺而來乎傳曰其君下教若何却湯幾何而今

乃庭請乎今日庭請大臣以下備堂八庭者并施不叙之典
傳曰今日海東有學士乎撤藥末也却藥本也儒臣其宜先
勸湯而後勸講聞下教嘿：諸儒臣并削職明日大臣皆叙
用備堂仍任侍從案亦置之傳曰尹弘烈渠何敢為朝鮮士
夫當為終身庶民：亦豈用都事尹弘烈南海縣定配永
為庶民倍道舉行校理金鍾秀上劄以為臨門召見諸臣是
迫問其事又大臣庭請是奉行上旨也劄八罷職都承旨尹
得雨亦救金罷職

韓洪事

三月二十日問

三月清州儒生韓鎔上疏大槩請斬大權奸鳳漢之頭以安

宗社事政院不捧多日洪聞之乃待命金吾 上始聞之乃
鞫韓定配於黑山島洪則特命致任其弟麟漢特命解戶判
其子樂仁免吏叅樂任免編輯即廳之任洪入謝致仕之命
麟漢亦出城外累召不入命除忠清水使赴任樂仁等吏曹
廢不掄擬初鎔刻臂為盡忠輔國四字持各及藥梘八闕以
為臣言不用乞賜谷死親鞫無屈辭然以其有失對故受刑
非為洪事云其疏大列洪罪而命焚之故人無見者初鎔上
京號言為玄石出享裕昆錄請改事通文館學既而盡沒之
不言只論洪事而慶分時傳教以兩件事刑配非為洪事云
於是前相金陽澤金相福李昌誼連劄救洪不宜致仕去位

并坐罷職獨金光嘿以王救鑰洪勢益危

沈儀之事三月

京儒沈儀之已丑春上疏斥玄石從享事被罪居家今番韓
鑰拿八時禁府都事南紀雲者不得鑰聞在沈家往而縛沈
索之不得既而得鑰南仍縛沈蒙頭私至闕下待命於是物
論大作以為南死 上命而私縛儒生致鞫門外也治臣李
翼運為南地上疏言南妄舉宜治其下人也蓋為此欲免南
罪也既而沈入鞫庭大言不顧乃刑配遠地命招南八侍問
狀南盛言沈可縛之狀乃命招升南而李翼運栴棘大靜初
沈之被鞫其文書中有違話即其上疏時違說也問其所得

之由乃注書金景行示及宋煥億自宋轉致於沈也於是宋
配三水金景行刑一次配北道初金抵言得此於翰林李師
濂金既刑配後拿李問之乃其日師濂出院不在也景行以
誣妄復拿刑一次遠配進士沈伋年七十餘病卧於家是時
特命諸進士前啣官八侍沈病未及即入又以儀之族宜與
相通拿刑十餘杖配鍾城明日釋之伋仍病死諸進士及前
啣官皆入侍問從享及古今並皆唯：而退既數日又命諸
幼學童蒙并待令光化門外 上御門問以與儀之同心與
否皆嘿：不對退出儀之鞫時下教曰裕昆錄何為而作也
起微節而為東西起禮說而繼以斯文輾轉層加為君子小

人為忠為逆至於戊申乙亥人皆曰無黨予則曰有黨再昨
儀之極矣其初逮補不過問鑰同心咫尺帳殿故相二字謂
玄石不即斯人樞機尤為無狀者予問曰甫心如此於裕昆
曰先正錄何如儀之陰譎而對曰此則殿下所換焉敢云乎予又曰
換其文猶不言而先正配享即其君也何敢作為二事云乎
則以洪水猛獸等說碍眼云噫為士子而有不足君父之心
曰忠乎此冰悼于逆臣而何十六年後乙亥復聞此二字以
此觀之莫知幾人抱二字今儀之帳前絕乎以此字乙亥以
前一邊驅人一邊受困今聞于此：是舊逆也既云逆則豈
有新舊之異乎來朝當臨門前啣儒生老少咸到事分付四

月三日諸前啣官及進士八侍見後數日又集幼學諸生童
蒙來待教以云：見諸生終不應答教以此後若有此等事
陳疏當施逆律云：童蒙以不講小學令大司成榷戒之

持平李遠上疏五月二日

疏曰平安監司閔百興虫蠹無知鄙悖無行父兄處以化外
不比子弟之數士夫視以下流恥為儕友之列平日所為業
者只是依附貴勢于囓牟利之事半生所與遊者不過武弁
市井無賴而已萊灣商僮皆推以市販物主百興偷食之說
至登於罪囚書札其行已之不齒人類槩可知矣及為蔭仕
累典郡邑貪驩食無厭臆案歷勲宰申第朴文價踰千金而

不顧所處謂閔坐地異於他必買乃已其兄故相切責而不
聽女婿資粧至用銀兇閔氏之亡自百興始者便成家庭之
恒談噫陷人以殺妻之惡常情之所不為百興忍忍能證成
慘誣於至親切友之間人莫不扼腕切齒至若東營帷薄之
醜萬口唾罵人所謂詩禮之傳一變為夷者正指此矣豈以
人理之責耶閔為東伯眇伎即關東禁松補以屬公窮搜剝
奪累萬之財盡歸私橐其未及作錢者狼藉流下於松坡江
亭京外雲集尤買如市嶺東封山潛斫百餘之羨板暗運於
藿艇中為寧海府使所捉則移關威喝必欲還退而後已地
方官畏其氣勢鄙其貪慾至以穢物塗其板而出給原州營

底有江京巨富宋奇良田美宅累千其價百興肆然買取乃
以人所指目之妓妾貯之其放恣無恥一至於此前任錦山
時大埔置田宅於茂朱人皆駭歎而妓則猶是隣邑至於時
任營下占此大庄曾所未聞以其政官時事言之銓法政格
漫不省識一任其子之行胸臆快恩讐再昨年館錄也為其
私黨之叅圈敢於獨政時以相避并擬啓請而擬其子於玉
署單窠之首擬而受点雖因一字臣之揚言於稠坐不得入
叅而其濟私罔上放恣无嚴到底如此關西藩任乃邊門鎖
鑰衆貨府庫而百興慶是任一世皆以沮營亦自蕩殘為憂
况曾隨其兄往留營中所以見侮遺臭於西土至今藉之而

忽以高牙大纛儼坐巡察之席邊氓避俗亦皆矍然駭歎曰
朝廷果無人乎其為國家之羞當復如何噫近來用人專取
門地已是往牒所無而門地中亦當忝量人咒使之仿佛而
如百興初不足比擬於人雖微官末縣尚不櫛當則二品命
德之咒何嘗依傍近似而猥竊濫第驟升宰列其為世變孰
大於是臣謂籌堂亞銓并宜刊望以清官方仍令永加黜錮
勿齒播紳庶可少懲其負犯矣噫以百興為其父訓子何論
而又不幸而有弘烈矣癡獸之生全無知教縱恃之習反補
俊氣平居父前叫喚教慢無孺染者皆利聲色所傳襲者錦
衣駿馬人皆以法家之亡為歎故相臣閱百之按西營時有

所送錢布於至親弘烈中間偷給其所賜之妓暨乎隨往東
營益肆其慾渴亂父政罔有紀極東效只尺買取名庄營造
近百間大家制度宏麗見者揮舌只快一己之私慾不顧其
父之犯科其為濫猾无畏固為可痛而實則迷駭無知誠亦
可哀矣頃以御史徃關西漁取一妓以數百金盛粧馱來其
費出於道內識者嗟惋曰御史法官而不法如此人莫敢誰
何國綱可知云云銓衡注擬何等嚴重而百興秉銓弘烈為
政一政一望無不自為捕定公坐私坐略无諱秘氣豪意健
傍若無人殆有甚於安石之王雱家行若此不敗何為然此
則於渠乃薄物細故耳頃年 聖上幸仁顯聖母誕降之筵

也以佩飾之賜與有無俯詢則弘烈乃以銀釵進獻曰此聖母之所嘗御而宣賜者云臣聞茲事儘有委折蓋庚申內宴時仁元聖母以昔之佩飾之屬傳送於豐昌府夫人其長孫故掌令閔翼洙以為希世之寶分與聖母同氣及諸侄及識其始末作為文字弘烈家初無分送之釵則弘烈所進果何物也其一家聞知莫知寒心噫嘻痛矣此事尚忍為之何事不可為也蓋其為人浮恃陰伎只是滿腔貪慾一不幸而早竊倖科驟除清顯又不幸而半年之間超二資而升宰列氣焰層加躁競轉甚清宦權職急慾如火加以附托當路滄訛如狂一世喧傳死不駭笑在渠已非吉祥而締結嗜利死恥

奸細之輩作為鷹犬豢養扯布左右喉嚨已有嫌怒於人事有違拂於心則必使搆誣而搏擊搢紳之僂辱朝著之乖亂其窩窟實在於此閔荅輿搢亦皆曰某家某官被彈於出於閔氏云以此之故大小恠：或恐見忤凡係薦進通擬輒皆先此人而副其慾於是乎有親切之情者為之憂歎曰亡家之兒也有公正之憤者為之痛惋曰亂國之人也或有一種死識之見私護之論乃謂閔氏坐地與他自別其所進用宜先於人云臣所切痛者正在於此凡有坐地者若能謹守先範自飭其身則其人益可貴重何官不可得而苟或忝厥所生辱其家聲則人將賤惡之不暇今弘烈背名祖忠清之規

負 聖上寵擢之眷惟貪慾跳踉為事其罪當有倍於他人
其將以韓琦之賢容貸仇胄乎事行則反其祖武仕宦則徒
費先蔭若使其祖有知想必隱痛而棄絕渠豈自背其祖世
宣待以其孫乎地處之說亦可謂不通之甚矣今欲愛惜故
家全保後承則正宜趁冰霜之憂惕積承之戒早加嚴斥俾
少自戢况其鬻孽既積手足盡露 殿下惟欲容庇其可謂
得乎臣謂亟命刊枳清顯屏流遐陬李昌壽之向來所遭非
比尋常彈駁宜不敢復齒於衣冠之列 殿下不忍終棄任
用如舊實出於納汙蔽疾之恩昌壽固當洗滌舊衅勉就新
善而誚謗之喧騰出而益甚昨年守令初仕之許多差出也

盡是親好之私權勢之托公道絕少人言狼藉此言但昌壽
之罪哉家有恃子共濟其惡李秉衡之傾邪不吉浮躁死行
乃一世之指目也權門勢家晝夜奔走賣其父之政柄有若
市井駟贖之賭貨財利今番駁疏自具本來伎倆而莫知苗
碩不但溺愛偏聽之失而已嬌兒不教貽羞搢紳其敢曰在
家不知乎臣謂李昌壽重加譴削惟彼蔡濟恭陰譎之性終
難矯變濫猾之習轉益層加素行不出於徇私蔑公一念惟
在投閒抵隙其情狀 殿下何由俯燭也稱以子弟廣交愚
蠢无知之人使之趨風聽教嶺外風習之不能馴厚實由於
此若不及今裁抑臣愚終為世道之深憂臣謂兵判蔡濟恭

亟加斥黜以遵大易小人勿用之義

疏入實必有以上以銀叙事

者匪自首不然而問於遠若有其人當施送律於是申光履先緝詣關自首仍親問李遠及先緝轉相告引於是申光履金光光履皆拿入金對果以此言于光履光履而光履則自明遠及光履光緝皆刑一次命配巖海降為庶人尚嘿放送閏月念間先緝特放先履及遠出陸光緝及申晦秉鼎又昌壽以不教子之故命逐出城外未幾解之初秉鼎為玉堂治臣推禎彈之疏到政院承旨權導不捧而報於秉鼎乃先發疏彈禎其事尋發覺治臣李漢一彈秉鼎李遠疏所謂駁疏指此也銀叙事庚申年果有領賜之事閱翼洙台送諸家列書諸家伴記而弘烈之家則元之至甲子復賜一叙於故相百祥之即弘烈養父也其後果有因上教還納之事蓋其叙誤雜他叙而出故有披細之事尚嘿等但見閱家伴記無弘烈分得之事而不知甲子有領送之事故遠疏如此弘烈秉鼎并削黜尚嘿授罪

社稷災異事

六月十三日執義申大修所啓今番社稷神堂不潔之事實

是無前之災該署入直郎廳若能頻之奉審豈有今番之事

請拿問勦罪 上曰不能預為防護焉可無飭入直郎特施

不叙之典 六月十日社稷入直官南允熙奉審神堂有黑身黃文蟒蛇脫退於堂中神藏下床卓上又放移

物於鋪陳上仍入伏席底見人舉首為投向之狀以繩系之其長一把餘也南郎以此狀告于都提調登時以奏 上大驚而兩手據席嘆吃久之即避正殿又於武德門內向社稷伺伏不下日修改鋪陳等物行慰安還安祭

除亂刑 六月十八日

傳曰周有五刑而漢文除肉刑唐宗答除背至於亂問則前後所無不過我國治盜取眼而然也噫先除壓膝朱杜撞問亦已除之况亂杖乎即有周牢一節自可考禁何必斷人足指然後可乎雖下賤形體一也刑則酷矣况玉石不卡之地

無告之民罹其刑傷其體雖無周牢之刑宜可除也况已有周牢此雖法刑亦不傷其支體自今京外亂杖之刑一切除之以此載於備考

諸臣出陸

六月十九日

延和門殿座時持平李柱所懷亂杖之刑雖非三代之刑是我國朝戢禁盜之刑而殿下臨門廣詢即命除之欽恤惻怛之誠意可以感動臣隣有光簡再弛刑之後豈無深憂而即因贊揚德意之不暇他不暇顧而第搢紳世祿之臣獨有未蒙者諸臣之有罪者以其罪竄謫何所不可而非欲必置之死地也近日流配之地寧多窮溟絕島如濟州大靜黑山

楸子島俱是必死之地今日入侍儒臣奉命入去幾致覆沒

王堂朴師崙自濟州來遭風斃死 佩符官長隨風飄蕩不知去處 三月大靜

風飄 以此推之前後謫臣之不死幸耳亦或有家有父母情理絕悲者如減死酌處之類無所不可至於以言獲罪之雖非海島不患無謫地下詢諸臣而處之也 上曰所奏是矣金若行外海島處分者一并陸地配之於是尹弘烈韓錄李翼運皆出陸

崔益男事

十一月

崔以前吏郎上疏云 其疏因禁令不傳 蓋言東宮省謁祠墓事又言金相致仁欲劫昏事及私自毀改諫院公解以便其家通望

疏八命配海南金八侍言崔不可不鞠遂拿致親鞠仍下禁
府杖死其弟百男臺啓請鞠累朝不已崔之平日徒黨庶孽
李鳳煨及鄭哲五南玉等七八人鄭斬李南杖死益男少有
才能詩文為人傾危與鄭以財利相通其遊多異類賤流

王孫及洪事

辛卯正月

二十八日 上命入跟隨法教曰近者都尉王孫跟從甚多
宦有權頭近杖軍乎此後王孫都尉一品外只率下人數人
除權頭近杖軍則大臣騎堂外並勿立之因定新跟隨法因
出王孫教傳使之教訓第三王孫金履坤為之翌日又下教王孫
都尉帶率并逐渡江其隸用事者刑推定配下隸犯夜者并

遠配所乘驄騮兩馬盡棄輅軒并禁去之王孫罷職召市人
問宮家弊端二月一日御建明門各官所屬并棍汰刑配因
親鞠宦者二人其王孫宮用事者數人宦者四五人并刑配
王孫削職洪奉朝賀鳳漢亦削職臺臣金益彬以不請罪王
孫刊名侍從案王孫綾州投畀其貨用市氏錢布令備局查
出還給九日持平李克生詣堦引玉堂筵斥事避嫌即命引
見傳曰召見則引嫌萬二可駭特命勿施使之傳啓則謄傳
教紙復為引嫌其中事端未詳知等語尤為可駭當鞠問而
思其曾祖江都死節人特免為庶民大靜三倍道押付又曰豺狼
當途安問孤狸今日恭時請牌承旨罷職是日兩司合啓掌令

元啓英崔最 大諫請削職罪人洪鳳漢中道付處引釀成

李性源正言任希魯教綾州定配罪人裊禎絕島安置傳曰洪鳳漢金時嘿或啓

或否既損培體金時嘿一體付處洪清州金忠州付處裊禎

大靜安置傳曰洪釀成裊禎其時陳劄三原任并削出李昌

陽澤金相福洪致又傳曰今日雖樹國綱二人或請或否當

論不論李性源削職元啓英除侍從案又傳曰今聞二馱藥

房隨之去皂隸之多隨專由於海運君洪大源宋宜孫不憚

君命若是放恣洪梓之不飭此何分義海運削職洪宋刊名

仕版洪梓奪告身二等洪宋皆王孫妻父王孫母良娣宮閉

門勿通十一日朝叅大諫俞彥述正言金著者啓請大靜安

置罪人裊禎梓棘依啓傳曰今番事雖誤為國深款予已知

之為冲子惠嬪方寸特寢洪付處之命洪赴配省歸寓十二

日傳曰連牌諸人免為庶人此後稱在外者殿坐太僕矣俞

彥述金著者避嫌以為供之付處還寢時不能爭執致煩聖

教免為庶民二十四日兩司所懷請洪付處事勿寢又正言

李昌任疏請洪仍初付處皆不允仍却藥之院連啓不允大

臣以下待命闕外又教違牌者子弟今番進士科叅者並拔

去其子侄自今番庭試限十年停舉後數日并還寢其違牌

人充軍事而寢之又良娣門復開給料洪隣漢子樂遠因大

臣言許赴殿試

堂錄事

二月三日

庚寅臘月館錄黃翰金普淳金悌行柳義養金載人李坤李
高再金夏材趙英鎮趙瓊李崇祐李世爽尹正烈尹勉升鄭
好仁等二十五人辛卯二月三日正言李迪輔自鄉上疏論
錄中黃翰以貪吏李顯永癡蠢李崇祐及鎮衡李益煥安廷
炫任希魯鄭景仁申應顯李著廷等九人俱不可參錄是時
李疏先聲已播於京外錄中一二人有權力者先期周旋於
李得免駁云

權震應事

十月十日

詔議權震應新啓辭疏入啓

其疏不見傳云為其祖黃江公
下濕幸時受守令饋遺之上

教及裕昆錄事權自清風具疏送監營監司權導恐其生事
還送權跋言而復送至導乃啓上之朝議及權親黨留其疏
權不聽也 嚴教削黜十三日 玉堂金普淳俞彥鎬李秉昂上

劄敕之并竄嶺海三倍道押送宣傳官出去三竄人渡江與
否知奏秉昂文昌壽以不教子公州付處旋寢之金文淳金
載人蔡挺夏亦嶺沿投畀三倍道押去傳曰黨習復振專以
斗護為主權震應大靜投畀倍道押付傳曰此時何論其科
文武科既試雜科初試分施是時試年文武科
已行雜科始未行 傳曰其君若
此其臣焉有其科况以校書舉行者游街並禁之二品以上
時原任大臣請對傳曰此時亦對為請討而然耶為苦我而
然邪並逐出罷職十五日 前吏判李最中以權震應單付詔議

之故栴棘甲山權亦加栴棘幸彰義宮不進藥參贊申晦為
疏頭以大臣罷職無任故二品以上及三品在職者上疏請進藥耆社
諸臣亦上劄不允申晦及罷散人又上疏請之不允十六日始
還宮下教以為不思坤殿冲子專務黨習世孫宮官再請湯
劑進御又下教曰今日還宮非為西班乃為坤殿冲子侍從
都尉及西班并勿隨若有一隸見前則當卧卧即今審科新
恩鄭趾煨李普天等十一人拔去賜花紅牌并藏禮曹還宮
時承旨崔台衡舉措駁然其紅牌藏于禮曹削科後令該府處
之李高巖以最中之臣敢為看啣問安亦施削科之典柳得
養具枷細囚之還宮後復進湯劑二品以上賜對收還尊號

還給之命蓋初以尊號中建極等八字還給諸臣故還宮後
上候不豫口傳問安大臣還職并留門入城領相金致仁及
洪鳳漢金時嘿使并入來又下教有罪名一並蕩滌拔去新
恩并還科給牌花誥議通清時亞銓今判書徐命膺初施刊
版還為叙付軍職柳得養亦蒙解

柳得養 三月

十五日備忘記舊黨復起其若柳得養所奏自當請討而惹
鬧之本是最中而幾年倚仗之元輔慷慨請討豈徒在於疲
殘益男乎金致仁請討益男而今不討最中故不思同聲請討臣分掃矣以此
觀之不滿裕昆錄今日諸臣一也既抱其心言與不言其皆

舊黨彼柳得養與政庭中謂予曰此後為此者亂臣賊子云
今者復成黨習大臣以下視若泛然果臣分乎傳曰李最中
栢棘諸大臣顧瞻不為故下教矣又曰李最中徑為敢晏在
榜中榜目付標紅牌內入又曰以今觀之所奏欺君柳得養
當拿入問之具格或嚴囚南間該寺供饋還宮後囚單子入
之後數日紅牌還給十人又教柳得養不過壯其言而無效
者矣若以言之無效而處之孰肯慷慨之言黨人自黨人慷
慨自慷慨既處黨人何處慷慨得養特放

李基敬事 五月

李自解海伯歸全州故里有除不就 上思之已丑秋命升

右尹召不就上疏引前年疏儒處分時以大諫上疏未入啓
不蒙謹今不可就職 上例批不允至是特除安城郡守李
乃上京謝恩赴任即除右尹李乃入謝仍上疏乞歸其疏蓋
列言崇儒之意其疏不見嚴教竄巨濟尋栢棘黑山獻納李一曾
上疏救之其疏亦不傳親鞠刑二次栢棘楸子島明年皆赦還

趙曦事 五月十日

正言宋聚行疏曰昨年關西凶荒一邑田米價至十餘兩而
方伯守令無一言及於凶荒不一賑濟四十萬兩營債皆徵
於民而耗穀斥賣之際以其價之難捧不許於小民盡給富
商衮彼赤子如在水火前年平安監司趙曦宜嚴法重繩以

謝西人命引見聚行。言西土有人相食之變遂命曠削職令緘問其事而遣御史李命彬查覈趙絨答以在營時因京人報知人相食而搜問无有矣御史還亦謂無此事監司具允鈺亦狀啓稱訪問無相食事得已趙依舊調用為吏判

璘史事 五月

前持平朴弼淳上疏曰臣適伏見自燕來綱鑑會纂繫以明史者即康熙丙子年間朱璘所撰而所載我朝事有璿系圖測之語粵在先王朝屢以此伸卞於皇朝至于會典昭雪之事則天下後世宜無此等文字而今者乃出於太學士朱璘之手禮部尚書兼管翰院詹事張英為之序自為信史與草

野之書有異而國系之誣尚如此極伸卞昭雪之道決不可一刻遲滯故臣不顧職名之有無忙搆短章仰干宸嚴五月二十一日入啓朴及大臣並引見其書亦持入傳曰此書乃千、萬、二料表心骨俱戰其中一字戊子所無之字此等文字雖傳於燕市何敢粧橫尚今置之今日八侍三司敢不齊聲請討其時買來三使臣亟施梅棘之典八侍三司削職拜表日字以今月內擇入自今減膳撤樂朴弼淳加資其粧橫而着圖書者徐宗辟雖已作故難於憑問其子豈不知之令該府徐命敏依鞠例拿來又下教京外人家藏此書者皆令自現其自現者自可忒酌不者當施逆律二十日自現人俞漢

吉中大正姜世恭鄭得煖李維建依拿處例并親問皆配海
島俞漢吉以掩置多日不即來告配楸子島李維建故承旨
萬宗子以初買於丹僧既見其文生恟而轉買他僧欲掩其
跡則二次黑山為民譯官許寬嚴處許燧大靜為奴始啓請
買來使臣使之自現而終無一人當該承旨不能舉行罷職
又始啓粧橫圖章人故收使徐宗辟追奪自今士夫不得與
丹僧買賣今日使行亦禁買書者分付其奏文令藝學蔡濟
恭製進時前文任洪啓禧南有容黃景源同入講磨事下教
徐命敏時在義城官遣都事拿來限六日往來又令五部探
問藏書人部官身往尋問索綱鑑會纂并鳳洲玉堂龍門三

綱鑑及朱璘所著青巖集即令納官雜燒之儒生李義天鄭
霖尹懌事以丹事并集示其妻孥為奴徐命敏拿來鞫問錦
城尉朴明源上疏謂綱鑑數十年前輾轉借來初不掛眼拋
棄蠹塵之中偶借於族祖禹淳今有此事不能自發告引罪
批荅已予諒之其勿若此焉徐命敏供云幼喪父不知有其
書為對且曰不知文書請死遂蒙放仍命限二十年凡使臣
往北者買此書者自首而終無應命者又捕譯官六十餘人
令自告買書人親問不告并令軍門回示南門外其中高哥
譯官初補不見其書及命懸金購賞乃言渠雖不買來曾見
其書於文官桂德新之族德海居定州者之家高漢則以初

不告而聞賞乃告刑推正刑又購青巖集銀三百兩超二資
無現納者凡明史為名皇明通紀明史綱目綱鑑等書令中
外收聚民家所藏燒之凡燒數萬卷人或言明史不可盡滅
宜留若干書乃命通紀綱目二書特存之但去其載國誣事
一段刊改以右相金尚喆叅判尹東暹校理沈瀨之為使臣
五月二十七日拜表親率百官送之慕華館其明史綱目撰
人李玄錫追削其官七月久旱疏決時徐宗璧李玄錫還給
其牒其集示正刑人令後世無得為累事下教其島配人姑
仍之冬至使臣得請還後凡以書被罪人皆放初民間藏書
皆令自告凡干明史文字皆聚京兆府庭雜燒之丹僧考問

書丹買賣外多被刑罪丹肆遂廢朴弼淳本居金浦由是升
至堂上居一年死

趙學善事

五月

大司諫金光嘿啓以前收使趙德常子學善以其從祖明昂
命出緇於其族叔德詢至經禮斜而學善不肯遂拔劍爭逐
明昂：遂痛哭而歸云命學善定配鍾城德常以不教子
海南投畀明昂亦削版後數日其兄學敏上言分疏命杖一
百是時故相趙道彬家將其從侄府使榮克子立浚上言
蒙允榮克將拒不給其弟榮順上書爭之乃學善事發乃懼
而止

李朴事 六月

五月判尹李翼元特除兵判出仕六月行都政物議大作謂以賄行私得四萬錢臺官金瑞應駁其受賂賣官狀命李緘問而削其職吏判朴相德都政亦多人言乃除河龍珠者為旌義河本武人居江華以富發身歷諸司擬熊川及睿訪望至是歷辭大臣而不得見殆官李範濟亦拒不見河乃周旋於大臣得解而範濟則謂河以私賤不可為守令捉囚倍隸河納數百兩於李孔解諸名官金魯淳等亦為之求解李不聽乃啓以為河本賤人乃納賂孔解以是觀之其初除官之銓官孔解之人必有與其請者河乃坐廢朴亦罷職

呂善亨事 七月

五月八日濟州牧狀啓大靜栴棘罪人禎物故事命勿檢尸令本官棺斂行喪其兄袒放送禎返樞五月袒隨上京其前權穎以正言啓以袒既不可放之不允於是袒留果川不得入京臺諫連啓不傳七月十一日獻納呂善亨連啓袒時以不呼罪人之名扶護罪人殿座太僕刑一次都憲俞彥述等所啓善亨傳啓之際聲音低微不呼罪人之名親問之下敢謂未徹天聽云請免為庶人遠遠是配黑山島是配宣傳官兵普祥以奉傳教摘奸袒家時不為搜探敢有欺罔目啓決棍浚大靜為奴李行元南絳老沈煨之等避傳啓遠辟并

巨濟甲山等地定配韓光會都憲趙曦吏判洪述海大諫除授回幸景福宮勤政殿行朝參幸彰義宮却藥禁閣大臣待命十三日還宮三司合啓請善亨拿來嚴問與吳晉祥並巫正邦刑裊則臺啓之下揚。近畿請更加嚴處并不允其明日臺啓又請王孫妻父宋樂休黑山島定配既而釋之

韓沈事

二月洪相處付時韓鎬蒙放歸家八月一日鎬復入京上疏其疏不傳蓋言洪相事請殺云命鎬拿往忠清監營令島示於兵營鎬本清州人故又捕其同黨沈儀之李道燦幸彰義宮又幸禁府鞠儀之復還彰宮傳曰八月三日沈儀之其所不道甚於韓鎬儀之所謂木

兇 殿下豈不知云真箇逆賊也堂古介亟施逆律傳曰韓鎬萬古所无一猶異也况儀之自初吃哮末乃句語萬。叵測雖已正法李道燦并三而坐見韓鎬陰慘之章何以曰奇特今者親問即二字也二次刑訊可以知矣黑山限已身定軍傳曰儀之雖萬。叵測聞其名予心若聞其弟一人及庶弟一人勿為奴定配備忘記一人本與血怨猶不敢直書稱斧子稱木兇末乃直言究其本有此類一人其誰刎頸自若懲創而清州漢在京漢復相交結叵測之草傳及於道燦而直自初吃哮問一物叵測此如曰木兇而殿下所知云同心構草可知予何容貸聞其外祖名予心酸亦勿傳示處分猶

寬其一人于今相交其章曰奇特今者親問即二字而渠只見草本果不知故特貸一律

儀之乃金祖澤外孫云

金載天事

七月晦間當在上

金為拾諫入侍傳啓至下諭啓辭達曰請某人上來事下諭并稱上曰依啓四字上以其連讀安發下教承旨肘之令避嫌金不知避而呆坐承旨始乃請推僚拾郭鎮純請刊板

洪啓發停及庶人解免事

辛卯八月至壬辰

八月七日命行朝叅又命儒生入來儒生多不至但館學生及方外生百餘人來待以儒生之少五部官及漢城庶尹金履復拿入部官皆汰去韓鑰事時奉朝賀洪鳳漢自江上入

侍命罷出八日都憲趙榮進將發洪啓大諫李瀾以私義不肯趙以僚官不肯引嫌李又避云洪長子婦即臣外從妹至親故不得叅並答勿辭於是兩人合啓曰日昨處分至為嚴重為今日臣子何敢復提前事即伏見連下傳教聖意藹然德音一布莫不掩泣而其時洪鳳漢不善奉承以至於此不可容貸請削黜荅曰無國則已有國則不可無此啓依啓憲府又啓呂善亨亟正邦刑依啓宋樂休事

還送初配事

依啓儒生

沈銛刑一次南海勿限年定配徐集修三水定配李奎瞻定

配徐貞修任最遠李道建刑一次下捕廳趙尚淵拿刑一次

沈以

儀之族叔儀之尸其餘皆儀之同黨曰捕廳議察趙儀之妻甥

趙榮進加資初八日大司憲

趙榮進大諫尹坊司諫申應顯掌令金載祿李萬育獻納徐有
元再啓依初啓
文末云洪不可削黜而止為先中道付處荅曰洪其
時雖無狀下教已在洪處地何其職何而不能行伊霍之事而
以萬古所無之事贊予其雖為國而今思之矣特儀之心寒
膽墜而只為本事至今點之千之萬之料外先在鑰而彼儀
之不問其名而高聲大言何不知云三倍於鑰故以本律處之
窩主昨日已見可見乾道昭然今此啓亦是體臺而置惠嬪
於何予之靳允非為此入寔為惠嬪如其不諱予為無子無
婦初律果輕故特施削黜之典云云十二日都憲趙榮進遂
停洪啓而曰昨啓後伏承懇惻之教仰承停啓而自發自停

既損殆體不可晏然請速識荅曰此事李瀕之外孰敢異議
而茲事以後誠無見婦之心昨日下午教亦言結者解之果然
此後將見我婦心亦少弛矣蓋祥事亦停啓傳曰亞諫之啓
云云所謂何所聞而來何所聞而去煮粥墮鼻云云傳曰初啓
即允再啓若此者意亦深矣以臺體言必也下教雖懇惻臣
等何可遽然停此請乎措辭以爭可也昨啓而今不爭舉措
苟且豈若金載祿徐有元乎良可駭也俞彥述洪穩永刊仕
版觀今臺閣可謂末若之何以此相待何時了當予自處分
洞喻可乎洪鳳漢處地若何其任若何眷注若何百人雖顧
身洪決不若此何待合辭雖然憶垂恩顧惠嬪特貸正律免

為庶人以終其年若是下教之後更無加律之事圖測復提者依前下教當施違律其令中外咸知十一月二日因肇慶建廟燕使順成合慶疏釋特教解庶人之律始臣李鎮恒入侍陳所依請還收不允教以自今勿得以此為言云洪遭啓後自麻浦往高陽墓下壬辰正月下教入城連遣史官召之洪遂入城久之命引見八對而退出麻浦居三月拜洪隣漢左叅贊上疏辭温批不進罷職又教以洪之子侄依舊調擬洪龍溪除校理七月因金龜柱疏待命退去江上十一月遣史官召入洪連啓不敢進八伏城外罷職還收更召遂入侍出仍叅尊號賀班

詳見下壬辰十一月

元黃李劾事

九月二十七日都憲申晞及南柱老洪景顏各上疏言吏判元仁孫為人輕佻詐譎政注無狀請改正始官鄭煥啟啓畿伯黃景源江都醜聲未已忽在此任請罷職李潭長席既以銓事遭彈渠以僚席宜引避佯若不知晏然行公請罷事

韓柳金姜洪等劾事

十一月一日正言安鼎大疏言風憲之長地望自別惟允之職責任甚重韓必壽之諂鄙柳修金光國羅忠佐姜始顯之卑微無稱俱宜拔望司諫李弘稷疏曰海伯洪良漢沈泗聲色全不事乙午坐申罷吏罕見面邑謀多滯民訴全却西來

之人莫不傳說請罷職

肇慶廟事

十月初間七道儒生李甲等皆國姓人上疏請為國朝始祖司空府君立廟命群臣議領府事金相福判府事金陽澤以為久遠事列朝所未行難以遽行命罷職王堂朴相岳亦持難免為庶人其兄畿伯相德亦罷職乃命就全州立廟踰肇慶廟設參奉二員守廟初庚寅冬文官李廷重者曰朝參請為司空立廟追尊上未許大臣金相福金致仁等皆以為難上亦未快置之至是命行之特除廷重承旨有部都事李亨者上疏追尊如后稷不允是月望日陳質是日世孫題主

率百官行禮領相金致仁陪行至全州奉安仍合二慶設科庭試崇政殿取金相定等二十人朴相岳解康人放之至明年廟始作成奉安

胡史準事

七月使臣先來軍官來聞朱璘以其國史事被誅夷其所作文字并毀滅今無可論者但皇明通紀犯誣文字許改正十月十三日使臣八來十五日陳賀親製文下之而上使金相詰給馬副使尹東昇升資憲書狀沈灝之升通政凡以丹事被罪者皆放釋合慶科取金相定等二十人即日唱榜御製赦文曰昔年光國昭揭日月承訛襲謬悖說猶幸特命專對

魁魍自戢宣特自戢布於宇宙於戲光國復光於今日慶祿
蓋慶於萬世嗟今暮年幾月焦心星槎一回于前有光乃於
此時肇慶廟成是豈偶然寔賴陰隲今遵舊例合慶赦宥寡
躬有歸拜之顏庶民蒙同類之澤茲於本月十五日祇告廟
社臨殿頌赦自此以後列朝考思益彰於後涼德結述小伸
于今云々

諸始駁疏十一月四日

大諫李性遜疏言吏判李澱為人癡蠢本無知識賦性貪鄙
全沒羞耻前後被彈不知幾次而不顧人言隨除輒出其於銓
柄惟恐或失其苟且無耻之杖一世莫不唾鄙又其政法放恣

其所注非徧則私申尚權連姻譽累始評何如而歷舉內外

有若崇獎李象靖松未自前廢枳公議不與而遽擬守窠顯

示扶護吏判宜亟施譴削又聞有女子非賤人者在嶺南抱

血書蹄泣塗途蓋其父死於非法為李澱所沮遏不得擊鼓

據此可見其縱恣無忌欺弊天聽之一端臣向論茲事已發

澱之兄弟并有削版之教然不可削版而止請施竄配之典

澱字添為 慶伯 殺此人 其女入京將 訐究 孽 舒 禁 之 不得行 吏判 如此 明年 澱為 安州 乃 往 辭 而 澱 如 例 見 之六月

持平魚錫齡疏言三司合啓辭事體嚴重向者發啓之際李

瀛內懷規避之心外引不當之嫌苟且搯措語窟遁渠雖

愚蠢豈不知法外之嫌而安敢巧作不成之說以售謀免之

計哉究其心迹專出於背公營私而一時薄罰實為刑政之失如此之人若不嚴懲遺君後親之徒必無所憚臣謂前大諫李瀛亟施竄配前吏議金相翊屢佐銓部政注昏潰一循已私小无畏忌而曾按湖南專事貪饕貿米穀厚牟利息南土之人至今唾罵且以鄙薄之人貪進榮途趨權附勢驟躋要顯一年三通物議久駭請一并刊改安邊府使李仁培自經西邑已著貪聲及莅本府加以醜悖酷刑民不聊生專以肥己為事亟施刊版之典初十日掌令李萬育疏曰嶺南孝女之事言之痛心噫彼身拘奸獄迹阻登聞懷抱血書彌冤叫天殆近一年則審理之褻如充耳佯若不知抑獨何心哉

臣謂審理使林昂遠宜施刑削掌令郭鎮純疏言朝廷官名外方邑號豈敢以私諱擅改而全羅監司尹東昇以尹扶之孫諱其祖名改扶安為喜安往來文狀以喜安書稱已極無嚴并邑則稱以點下公然封庫事覺之後復使還官大駭聽聞今茲建廟之廢物役分定之際不料邑力之豐殘只循顏情之淺深多寡不一取舍不公寵婢奸吏從中作弊凡百所納皆以錢防故雖藁索之微無不踴貴松炭一石至過於二兩一路錢貨都聚營下列邑騷然怨聲藉々尹東昇為先罷點查實之後其罪令攸司稟處扶安縣監姜侗何意曲從并邑縣監任瑗沒恥苟在宜加罷黜司諫權頴疏曰洪鳳漢之

罪宜薄物細故比武當初免為庶人以終其年之教亦出於特貸準律姑施寬典之聖意則雖值邦慶豈可遽然蕩滌使為無使之人乎臣謂特免庶人之命即為還叔斷不可已也初十日傳曰三臺臣并牌招人侍面奏湖南伯代知中樞洪樂性除授荅郭曰尹東昇若其姓全氏不趨其道乎行查之請其何行查此則過矣姜侏事雖苟且其非渠為矣其何深非任竣事依施荅權曰此人豈其永為庶人非特為冲子也予意深矣今日臣子何敢復提荅李曰林昂遠特施不叙之典

文衡薦事

十一月

肇慶廟成後李姓儒生請立碑蒙允命出文衡撰碑黃景源以前大學被駁不入特許之改命其前大學金陽澤金又以不可代行遂納前望但有黃及徐命膺二人徐落點

金和中事

壬辰正月八日

金為執義疏論徐命膺為大學冒彈行公不識廉恥宜譴削

初臺臣趙昌達論徐安希文衡百計圖鑽得參其圈宜改正至是拜大學不引孀於辭疏人或問之徐曰其言無異初次不足較也又言戶判趙雲遠去冬貶坐即廳李敬倫閔濟烈不叅

貶坐則例書中考而却書上宜罷職御將具善復貪婪不法之罪疏入戶判事依允命膺等此人予則曰得人比等風習予不取也御將事具門義兼休戚浮曉何信而一筆句斷爾

心不精矣明日和中避嫌是夜臨門忽命善復及其將校拿
入設鞫將校回示後充軍具則削職金和中初則安置濟州
旋命削職金避嫌有具威脅恐喝等語故教曰將臣若有威
唱始臣則國之存亡一言可判故問其本事今者
葛藤專由於申晦之不慎口出世時從中傳言故申晦罷職
初善復將夜世時者見申晦言金堂將駁汝師世時歸言
善復之之子與和中甥任命駁柱相親使之緩頰於和中
而初聽故善復供辭引此故有此處分而戶部則閱李有世
嫌不相見貶坐各不赴而趙乃書上考是淡而部皆坐罷徐
命膺對跪則以為趙乃渠在銓時長銓尹汲不相議而通清
渠嘗既塞之不可以為趙乃渠在銓時長銓尹汲不相議而通清
待之故其言亦不為嫌云

諸臣致仕事

歲初前判書洪重孝參判南泰著并以年七十乞致仕許之
初九左相韓翼謨參判鄭光忠引年乞退韓則以倚批之相

不允鄭則教以引年休致予雖尚也近者洪孝重孝一則在
鄉一則能樹晚節可謂歲寒松柏一時雖許果若皆體奉朝
賀其將幾百能曰貴乎是歲參判俞彥述趙榮進安集皆年
至而不請休

李衍祥事 正月

二十七日吏判李最中參判李徽之參議李海重為政除文
學李衍祥為持平衍祥方在春坊直中即出上疏引宋蕭杲
卿事以為杲卿拜臺諫乃曰朝廷以吾為憤不能言而有
此除也遂疏駁其人臣之事亦類此是日吏堂三人又入闕
開政聞有疏駁即上疏引出 上謂吏堂雖有臺疏既開政

則當了事徐為引嫌未為不可而遽然散出不可置之特竄
最中於稷山而兩堂則牌招開政不得已出而行政旋復引
入遂釋最中而兩堂尋亦遞職仍下嚴教云云蓋衍祥本禍
家子弟固宜處鄉自靖而乃隨象應舉覓官為不可故教意
如此而外間諸議以為衍祥初除臺官非如累居而不言之
人則銓官安料其憤不能言而除拜之且微之即其堂叔
而亦混駁之為無狀於是衍祥走出郊外其他禍家子弟仕
宦者以上教皆不安而謀自免云既而衍祥復入處京中
尋拜玉堂不出

李昌詎事

三月初幸耆老所受爵政府亦進爵出舍人令親進饌洪相
簡為舍人金龜柱以曾經舍人令往同進仍命行古風於是
舍人開坐招各司官納例物時前相李昌詎從幸亦以前經
舍人命同往者之李乃赴而不能出坐正廳乃入房中而坐
於是各司官來參謁納禮物唯宣惠郎宋翼洙不肯曰今日
當謁舍人前相則吾不知也李乃出坐廳上令下人劫宋受
拜又令納物宋乃署小紙以錢五爻納之其後數日掌令尹
錫周上疏駁李失禮宋亦駁罷李走出城外遣召乃入數日
後幸外司兵曹叅知李海重以私義稱在外不入判書李昌
壽草記請違為其容護海重命拿入將杖之旋寢曳出之仍

罷其兄昌誼職其明日寢其命

吏判鄭存謙事

三月八日

鄭為吏判大司成望以趙敞金鍾秀徐命天通清其前又擬鄭象仁大諫望至是傳曰大成之望生眼故問之三望皆新通云故濫通難逃而通清二猶過矣况三乎存謙罷職同參者吏議李命植同罷李澥為吏判金致讓為吏議新除大成趙敞通職徐命善為大成吏參李徽之通職具庠除授洪檢為吏議又以鄭象仁苟充大諫鄭存謙加削版之典又傳曰前則為經筵仍通吏判為大成仍通吏議故吏議之望浩多李裕身至有魚海之譏

此李裕身之奏語謂吏議望多濫

今則皆復為通清

矣其望焉可如是而大成舊望數十人若是許多而一政三通良可寒心後數日始諫請存謙命植削黜依啓尋特教存謙淮陽命植長淵授畀既而存謙北青命植鐵山移配命植尋放存謙赴北青五月十二日臺官金履禧發啓鄭存謙不教子致有與邊景鎮相通事請梅棘教以近於父子相證不允其後二十一日依啓梅棘其子置之癸巳春存謙蒙放入京命入參進宴

金致仁鍾秀李徽之事

三月初九日傳旨若曰金鍾秀登第未久升資屬耳而輒居徐命天右領相金致仁免相蓋以領相為鍾秀從叔也具庠

洪檢皆不進遞免特除都承旨趙重晦為吏叅承旨任希教
吏議皆不進傳曰必為經筵國子長然後始可行公乎又傳
曰政官入來後可進水刺趙任皆出謝行政十日行朝叅大
憲尹得養大諫洪樂命不進刊板韓光會除大憲李得培為
大諫皆出謝傳曰身為三司恟而隨衆肆然营救金魯淳三
水府倍三道押付金為玉堂言不可以一
人之故盡疑他人云傳曰幾年調劑領
相今為黨人領袖固心蕩然何心酬應又曰領相背先為黨
朝叅朝儒臣耳目交皆護焉陋矣韓光會渠亦苟且彌縫可
謂忘君忘兄是日大憲韓光會大諫李得培執義金復休司
諫任觀周掌令洪九瑞金煊持平洪彬蔡弘履正言鄭景仁

金養心合啓日昨政注三通有乖物情及下詢之際大臣奏
對不能仰體 聖上五十年苦心顯有周遮彌縫之意不可
免相而止請致仁罷職荅曰律豈止此施以不叙之典諸臺
引嫌請遞依啓大憲趙榮進大諫李徽之皆不進旋出謝十
一日趙榮進引前年洪鳳漢事時有自發自停之失請遞不
允李徽之引金致仁與己有甥妹之嫌荅引朱溪君彈姑夫
任士洪故事不允於是兩人合啓曰職在元輔倚任如何其
所奏對萬一駭然孤負聖恩顯有掩護周遮之意不可削職
而止請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依啓

三臺及金相遠竄事 三月

二十日正言柳烟疏曰金之被罪也李徽之有當避之嫌決不可參論而殿下強令論啓已非體下之道而徽之惟當引義獲罪為期而一番例引旋又冒參宜削職也敵納李亨元疏曰朋黨之習惡其名而并之則乘時網打之計行矣欲并立而調停之則牛李相傾之習是耳唯在賢之而惡之公明為治彼此俱忘則善矣如或不然而較量彼此排望之間用意參互則不可矣又曰人臣事君守身為義承順非恭至於官職去就大閑廉隅不可放倒况任希教非但人望素輕曾犯贓污被配絕島其行已不廉奉公無狀可見豈可使佐貳於天官乎宜刊版也荅柳曰李徽之事予則曰不然引朱溪

君飭諭焉可異也荅李曰任事遠者今提過矣一政三通非特不公欲阻幾十年苦心近者處分其亦略之今甫疏語涉囹圄而意則自縱如此之間用於始閣依疏辭遞職是日持平俞桓柱啓曰訓練中軍尹泰淵自在堂下行事奸匿偽造宰相之言獵取名宦及為亞將驕重莫甚著幅巾騎青驢出沒隣里蓋其經營將任變幻衣服蹤跡殊常如此奸妄鄙悖之類不可置之請削版又啓妹夫與妻甥不同有親兄弟之義向者李徽之既知憲府有合啓之義則當引義不出被罪為恨而率爾出肅仍而參啓請削職并不允傳曰尹泰淵事萬之可駭自取軍律令訓局持旗鼓待令建明門是夜御門

尹恭淵拿入回示尹稱元無此事二十一日傳曰職在元輔
甘心樹黨李徽之嚴飭之下以大義嚴辭而昨章今啓隱然
報復其眼只知有金致仁莫知其君納言通清於渠過矣陋
矣李亨元莊頭至尾恍々叵測隱然追黨俞桓柱公然彈武
欲成舊習宜先其本而嚴堤坊背其君背其先欲樹其黨金
致仁稷山縣付處李亨元淮陽投界幅巾青驢既皆孟浪告
君以詐俞桓柱刊版遂送鄉里柳炯所論李徽之事肆然若
此刊版又傳曰細言通清何等重也李亨元肆然通清々々
銓官罷職又傳曰初作備一政三通銓官并削黜現告前吏
判趙明鼎參判黃景源參議俞彥民二十二日持平朴師亨

入啓尹恭淵李徽之事傳啓大憲趙榮進牌不進傳曰任觀
周頃者自以為狂今又清類陷時體前後告君判若二人罷
職又曰此後為李亨元柳俞作備者當親問正刑以厲頽俗
枝葉趨附既皆嚴處况其本與窩主乎付處太輕金致仁海
南遠竄又曰一黨復成三黨合勢向者金鍾秀之奉行天討
金疏斥洪風漢庭諸罪臺臣事為奉
上意而請非言官是為奉行天討云々義子之目鍾秀何
遜陋矣一人不足道也尹著東迎合上意尹嘗為大諫言臺
諫不可迎合上意
而發一心一串貫來以此觀之義子與尹著東亦清黨柳炯
俞桓柱美其名而倒其黨無狀亨元恍惚其說何足數也云
前大憲韓光會刊版柳炯楸子島俞桓柱黑山島永為庶

民金鍾秀機張尹著東甲山授昇傳曰祭文製下故領相家致
祭金在魯二十三日傳曰昨日講對意蓋深矣諒其君心而宜
皆慷慨而只有鄭煖敵金基大二人可聽任觀周何足道也
而渠皆不應云云三黨中甘心成黨者皆於金吾自現然後
予服藥又曰柳烟俞恒柱自南既入則况本邑西黨必有美
其名而授八者若自現當用赦例政院中飭又傳曰即今自
現若不則明當建明門殿座其宜申飭又曰自南來者既二
人則兩黨相合宜特千百元輔為領袖募取三黨子宣為周
赧漢敵義子協贊背先將至何境其若隱諱來朝當坐于門
詳問正典先履殷鑑何敢欺隱另飭自現申光履庚寅年因閏百興事自現

百世錄事三月二十四日

傳曰幾年調劑三黨聚成一黨幾年調劑元輔之子
背君背先甘心領袖新黨喜得此人作為萬萬駭舉
頃者下問敢為彌縫其心自縱元輔若此表君何恃致仁初
侍言三通舊有其制金龜柱等亦又傳曰當今恟於金鍾秀
三通又言金鍾秀自當為大成之言謂奉行天討之言依違苟且入侍三相皆免相尋傳曰於今比
前若何而袖手旁觀前三相并罷職領金相福左韓翼暮右金尚結又
傳曰依古天章閣故事於此堂當授筆令供實職
軍衙堂上堂下侍從皆來侍又曰特命自現其
皆吞炭效宋故事給紙筆書懷若不直陳太阿

新磨予欲一試其各無隱鄭弘溥不先不後其欲用謀罷職

鄭上疏七
暇遷葬

金吾諸堂皆待建明門中晦判義禁除授即出謝

傳曰大憲趙榮進以啓彌縫皆使其君行耳目之事罷職傳

曰今者此舉予意深矣謂召見授筆其中依違苟且者今當臨門

欲金致仁尚在遠竄曰有國有耳目予負君樹黨縱露無餘

諸臺入侍予何為耳目之事近日大官苟且不足道兩司袖

手旁觀不勝駭然近者行公臺臣趙榮進朴思亨并罷職於

是前叅議李海重為首叅議金相定玉堂俞彥鎬李澤遂金

基大及南小任希簡等合六十餘人入庭書進所懷攻致仁

窮清名為時軀負君上之罪 親臨受其書置之傳曰李台

鼎閱鼎烈金復休趙貞相俞彥鎬任玠邊景鎮宋聚行曹命

業皆依拿處例待令遂御門各人拿問傳曰李台鼎十分叅

酌罷職閱鼎烈刊板金復休依韓光會例刊削趙貞相長髻

定配俞彥鎬黑山島為民邊景鎮以避方蟣虱者類於清類

網繆當嚴訊而今日故是日國忌令該府郎金吾門外杖一百南

海充軍宋聚行削職仍命諸人所書納供辭者編為一書名

曰永垂百世錄令刊行藏於史庫頒賜群下親御製序文以

弁之畧曰金致仁自居清黨挾鐘秀作此駭舉已無臣節趙

榮進一人外大臣耳目舉皆結舌自今國是大定清類名類

自消於宇宙之間宗國可安云：

金致仁栴棘事

十四日大司諫李海重執義李著廷司諫李萬育掌令李澤
遂持平洪樂行獻納南柱老正言任希簡洪彬皆特除入侍
遂合啓遠竄罪人金致仁以幾年元輔倚毗何如而不體我
聖上五十年苦心植黨濟私自稱清類以致一種浮躁之
輩競相趨附其壞亂世道負國忘先之罪不可遠竄而止請
南海縣遠竄罪人金絕島安置 上曰旌義縣栴棘西司以
擬律不審引避勿辭勿待傳曰李亨元三水勿限年定配鄭
存謙北青李命植博川遠竄傳曰既作嚴卞錄今日所捧皆
下芸閣刊行十五日傳曰李判府拜相李昌 廿六日夜右相

李昌誼因上教出謝藥房連日請進藥不允吏判李澀引前
年臺彈不入謝累從之傳曰吏判為清黨乎名黨乎為時
體黨乎即令謝恩傳曰幾十年協贊元輔之子忘先忘祖隱
然樹黨飾辭掩諱可勝誅哉疲然初請雖不足道趙榮進為
都憲請後律豈止於此而付處遠竄皆因特教人皆媿阿有耳
目乎自現之命烏可已也而觀其舉措徒損國體效宋故事
持授書納刊布然予於今日心一倍者 慈殿頃年三大臣
金在魯俞基李天輔 賜饌於齋室有教曰金某俞某故臣故予為此
也其教尚今在目况值今日仁元 其雖誤國宜思幾年元輔
依前海南安置勿栴棘傳曰以邊景鎮所供觀鄭存謙子以

布衣恣意使喚相家交結非類萬一可駭永為庶人不齒士
類廿七日吏判李澥待命勿施牌招承旨洪檢授吏議澥及
檢并出謝開政叅判趙重晦不進 命補忠州旅寢之具庠
特授吏叅傳曰舉措萬一寒心身為相臣其請適中其意右
相李昌誼免相傳曰今日有耳目使其君下行其皆啗啞此
何事體紀綱今日兩司并罷職傳曰判中申晦吏判李澥拜
相大憲宋瑩中執義朴相老持平蔡弘履李東遇掌令洪九
瑞司諫宋瑛正言任希雨新除出謝合啓請金依前掇棘不
允措辭依前畧同廿八日徐命膺為吏判傳曰袖手旁觀莫體君心
其所造奏苟且彌縫為相如此耳目若此予何倚杖嗟哉丹

中載一裴君可勝寒心四月一日三司合啓依前掇棘不允
大憲宋瑩中司諫宋瑛校理鄭好仁朴相老正言任希雨修
撰朴相岳叅啓又啓崔百男事上曰因邊景鎮招聞之元輔
家家宰之子互相綢繆既而綻露比諸百男輕重奚似勿煩
初二日傳曰關係若何而豈可傳啓而退伏乎莫重大論既
詣臺廳何不來對而再昨君召而入昨日循例書傳亦召而
入其中無一人慷慨而直言者於領袖猶如此其趨附者何
論不畏國體豈特寒心入侍三司為先處差在外人處差禁
推大諫李普觀獻納金普淳等在外現告四月六日間大
憲嚴璫大諫南玄老校理徐迥修等復合啓再次不允

申光緝事 四月一日

申為宗廟大祝傳曰此人與李宜老同矣獻祝若何玉堂代
往為祝光緝為玉堂代職二人皆前受杖

嚴璠事 十二日

大憲嚴璠大諫南玄老校理李坤合啓 上曰負國志先問
其本則即由於義子能譎金鍾秀而清類名類勸其叔而
恐動軟弱其叔陷於類而若此三黨趨附云一女呼寃五月
飛霜且於耽羅其若不虞新婦青孀矣比東海婦云不允
傳曰仁流有弊義流亦弊况清流乎今者嚴璠敢舉一
清字一名字請而曰假璠舊名璠因朱璠改名是日入侍言清與名類不可罪宜改以假清假

名而若此仁義流弊亦曰假仁假義有此心有今弊以清名

勸誘者鐘秀為領袖者金也惜其名捨本事清假者璠也清

字名字可謂誤三人璠可謂時體富窟時體不禁予何為

若嚴璠大靜游棘三倍道押送十五日傳教畧曰青孀致仁新娶

將死故以云豈比東海婦問早之中興惟及此予心何耐昔一黨

只有一名今則右手執清類左手執名類無異時互動兩

代元輔募引三黨宵小元輔為領袖魑魅魍魎左右趨附能

猾鍾秀陋矣家享左勸右從釀成此日捨其望舉一字敢請

加假此何故哉云今請名成黨結陣右袒一清字請加一假

字用意叵測頃年齊桓公僖負羈之說告君何等悖說宋此

明欽 其時璘曰其果有此治以若何云而末稍啗啞左右顧
事 瞻不究本事阿好清字此等鹿類何足道云 璘明年放
歸復為憲長叅趙榮順按律啓

金鍾秀事 四月

十四日大憲俞彥述大諫沈墩司諫申大修掌令鄭彥暹
獻納郭鎮純校理徐迥修鄭好仁副校趙載俊正言任希
曾趙榮鎮修撰申光緝合啓請金致仁依前柎棘不允俞
彥述鄭彥暹啓曰投畀人金鍾秀本以能諳之性專事朋
比之習誘其迷暗之叔植黨濟私壞亂世道向者處分固
所欽仰而不可投畀而止請絕島定配上曰今日可見公

議依啓鍾秀遂自機張移配於義柎棘五月移配珍島柎棘
初十日三司合啓荅即其地柎棘大憲鄭光漢大諫李海重
請依前旌義柎棘又啓於金鍾秀事有當論不論之失請
遽事還給金鍾秀柎棘珍島十二日合啓金致仁勿即其
地柎棘依初柎棘旌義不允合啓及趙曦啓復并發前都
憲鄭尚淳以不進因臺啓削職

趙靖世事 四月

二十一日傳曰文蔭武及文蔭武罷散人入侍儒生百姓如
有可奏者皆來待傳曰前郡守趙靖世所奏切實今世初見
即為右職調用

是日趙入侍言金致仁處分允當而
金鍾秀則無現捉案罪不必罪之

金鍾秀

設有是事君以疑事作名臺臣掇拾請配若此人何能措
手足鍾秀特放廿二日趙靖世口傳除繕工主簿傳曰昨日
金鐘秀予雖如此臺臣豈媿阿至於申思福予雖寬假合辭
方張之時其稱大臣何心欲用云云詣臺臣并刊版入侍
儒臣并遞差中以儒生入侍言金即又傳曰趙靖世昨日之
舉近者初見故嘉之已下教至諭相臣予雖然都憲則其宜
引避俞彥述其餘臺臣宜乎爭執而不然此等臺臣關係莫
重莫云竄島其氣執奇知趙靖世單子置之况畏其叔侄當
爭不爭金鍾秀特放之命趙靖世調用之命一并還寢

求言下教 五月一日

備忘記今見太陽此心一倍其令政府求助若投石于水當
於建明門親為求助士庶中有應旨者皆令來待又傳曰國
事則無可為民生困窮耳目媿姬朝象則今加三黨兩代元
輔負君負先其雖請討亦為循例騰傳故紙三昨臨門求直
言儒衣儒巾皆隱其家不過鄉儒因事來京者臨門自恧其
令政府廣求直言初二日傳曰廟社兩次祈禱再臨門初
則孟浪昨日僅為成樣亦不無駭愕之語今聞校理徐迥修
所奏切中時弊此人頃年過以處分近者取用已知可貴禮
議除授以示予意

趙曦事 五月

四日間工判趙曦特除大憲三牌不出乃以病載輻納牌傳
曰趙所為萬一可駭罷職不叙初七日大憲鄭運維啓曰昨
日常參兼次對而大憲趙曦累度催促終不膺命請削出
依啓傳曰一國領相家宰子使嗅邊景鎮旣綻露則耳目若聳
設有大奸巨慝觀今耳目亦將舍枚若此而國興乎止乎云
云又曰其心設有難強之態呈單謝恩詣卧臺廳分義當
然故雖有其態亦命三牌意蓋深矣百人雖違牌此人決不
然其果本恙何以棄輻予雖衰何見欺於人今日臺啓庶可
見公議噫俞彥述彈金鍾秀都憲彈此人今見二人其律若
此其心可尚又曰一政三通首擬人謂趙之兄其欲免焉強
上疎而違牌請遠配依啓旋寢之

閔恒烈事

棄輻違牌是可忍也孰不可也新除諸臺望風甘心為哨軍
云五月十二日大憲宋瑩中合啓金事又啓趙曦三牌不
上疎而違牌請遠配依啓旋寢之

具庠事五月九日

掌令李東顯疏曰具庠本以陰譎之性兼有濫猾之習平

生伎倆無非傷民害物之事日夜揣摩皆是趨利營私之心攘臂於傾奪之場而自稱主張時論搜面於得失之際而惟事設施機關其挽亂世道閃忽縱恣之狀乃父乃叔所共涕泣呵責至於生此悖子必亡吾家之說傳播一世有耳皆聞患得患失凶國害家者可謂此等渠若有一分秉彜之心辜負國豈至於此哉格外之恩雖出不擇之地清華要任實為長其惡之道具庠前後資秩并命刊改仍施屏裔之典日前臨門末言南益祿為名人所羨極涉猥越其中一句語全不親著萬一駭悖如此妖邪之人不可置之羣輟之下宜絕島定配南言祖事宜寬赦引子弄

父兵之文未卒辭而承嚴教退後因臺啓遠配疏入無批荅令入侍遂以疏辭發

不允傳曰主張時論果若此則於合辭之時關係不輕譎說二字及臨政囑簡用意首副不可置之令該府拿鞠嚴問是日具庠原情二件事并發明夏招以父兄呵責事亦發明御門親問後海南之配十二日因臺啓巨濟柎棘李東顯準職除授臺臣金履禧鄭存謙不教子柎棘已見又請具庠囑簡人使之自首蒙允李疏有庠為吏受入囑簡多除擬事故也以囑簡事自刑曹捉問吏曹下隸抵於臺官李範濟範濟方謫北道令拿來又各部隸訪問京中諸處有囑簡人令自首大諫趙德成上疏具庠既以綱繆黨類參涉時論介自服則當問其黨類何

人時論何論明正其罪宜拿鞠荅植黨濟私自領袖不問其巨今問其次其在國綱豈不欠典身為諫長只請其次予莫曉也廿一日鄭存謙事依啓椿棘

李範濟事

七月三日李範濟拿來親臨建明門刑三次黑山島充軍範濟父與叔李著廷著建著廷并嶺松散配傳曰因金履禧所啓有此命初見其為人已不可以人類處之具庠帳前所供估名釣譽四字公然自吐其涉殊常嚴問草記謂見於鐵嶺亦涉殊常再次嚴問見於北青存謙配所云初則存謙啓辭渠自為之尋見其配所初何心論啓再何心尋見况拿命之

後其惟尋見以此推之清類名類時體者類渠何敢隱諱事當南門殿座正法都戢三黨而今番事金為領袖鄭為合勢具為隨從此三人既不施一律若施此律王章倒置黑山充軍雖若此清名時體者流心胆自可墜矣此事若何而有此萬萬可駭之舉當該判義禁削職沈毅俞彥述知中樞除授大諫韓必壽啓請鄭存謙移棘具庠旌義移棘李範濟大靜椿棘南兵使削職前左相申晦罷職并依啓鄭鍾城李範濟即其地椿棘執義申五清請趙曦事依啓鍾城之配沈履之金光嘿出於李招以竄配為與庠相親上曰并下禁府嚴問其招以為不相親云

武臣子弟禁科事七月

傳曰此後武臣之子弟為儒而入場者限已身充軍雖非武將其父為武其子投托為儒者充軍事定式嗚呼武子登科侍從則其作弊於文百倍矣特其子其姪亦然李景春是也雖在令前侍從案皆拔名以校書館施行此教數月還寢依舊起舉李景春侄

一曾為侍從上書校流故云

金洪事

七月二十一日以皇壇迎香望拜月臺幄坐金龜柱觀柱兩人袖疏入來真呈觀柱疏槩曰陳沐浴之義冀雪積憤云龜柱則陳先臣志事之蘊兼暴戾憤之忱上以非戚臣之道

兩疏并還給觀柱為庶民龜則解見任仍幸慶福宮口奏龜

柱削板金疏臚列洪罪且曰洪在藥房取劣藥供御藥金之

則難繼之道及其母病則用大好藥金往吊洪出其藥示之

以為用此好料未得瘳其薄於君父無狀又洪以壬午處分

推君父於暗昧因測之科自處於粹然清明之地又他日

當推崇之說言于東君而且不如此則當如此云此出於

近戚之家其弟駿漢等亦以為壬午事上命龜柱來關外納供

奈何云觀柱疏言參事及他罪

以黨心為此疏自服云遂削版家居

文官禁外除及禁昏牌事

七月晦下教凡文官為守令者皆罷還此後不得除守令政

官開政皆以武臣充除凡九十餘窠前此已丑年以文官多

外除以致祭官不足命皆刷歸未幾漸復舊規至是又

以文官避事在外有此命明年增廣諸道試官無可為者乃稍復其舊既而文官依舊外除又八月間以偏論成黨命禁同黨相昏作牌釘懸京中士夫家十一月十九日始解命撤其牌

金洪劾罷事

八月一日都憲沈墩大諫朴師海等所啓奉朝賀洪以休戚之臣其所處義當自別而不善周旋以致人言曰極聖心煩惱不可無警請洪罷職上曰所由來深矣身為戚臣數年間幾有連次是事有臺則不可無此依啓又啓刊版罪金龜柱前後飭教何如兩家地處何如而章疏奏語固當審慎

而關係時論尤不當干涉而其所言萬萬狂妄壞我聖上五十年苦心不可刊版而止請削奪官職門外出送上曰今日可謂有臺依啓而噫予所倚者誰其令永錮許其便養又啓庶民金觀柱首先陳疏其從兄龜柱前導其所遣辭方萬狂率不體我聖調劑之苦心自甘黨習不可以庶民置而不論請極邊定配上曰此亦臺體以甲山舉行

蕩平科及陳賀事八月一日

七月廿六日以金洪事偏黨相攻命百官及儒生皆來待彰義宮明日還宮儒生皆錄名舉案親呈文蔭堂上堂下亦如之儒生則部官各詣其家收舉案以其人少明日又受

舉案多有再舉案者又有初不聞知而未舉案者百餘人以
其 舉案皆捕至刑推管棍或放逐江外間有再舉案而
被罪者五部官并配嶺外播紳疏判書趙雲遠二品以上連
名參議洪樂純堂下官連名上疏以不爲黨論自首於是下
教設科名以蕩平科入門皆袖納舉案初舉案三千五百餘
人及入門乃四百六十餘人不入八月一日晚親臨崇政殿
試士下教責問之諸生無敢答者乃罷場退士仍御中日
廳試武士日暮復臨殿召聚諸生設場倉卒多不入者寢
不問至曉乃罷呈券者七百餘人御題王道蕩平明日出榜
取任宗周徐有防南鶴聞武士四人明日親臨唱榜賜舞童

袍馬如謁聖例仍百官陳賀前一日傳曰明日展禮時如有
逡巡不入者當臨舊闕宣諭連三代爲庶民咸使知悉無陷
無倫又曰以二十八日以前事擿捥者連三代庶民以此申
飭於是百官皆入初三日親臨唱榜陳賀東宮入參上
爲五言詩一聯 命入庭文臣屬和傳曰今日此舉近圻不
衆人非篤老而不衆者此仍抱舊心使之現告刊名仕版放
逐鄉里閔弘烈李商岳李商芝呂善應等九人現告

閔百奮事八月四日

大憲沈塔大諫閔百奮玉堂柳義養金啓行等合啓金致
仁事不允百奮所懷 殿下以士可殺不可辱累發於絲綸

向日試儒時迫東驅逐無異皂隸青襟顛倒於殿陛景色
愁沮此後審慎云：備忘記昨日事雖慙然君師飭青襟
敢曰辱青襟豈一毫近似於辱乎以此曰辱同時入侍莫
能校正猶持舊心英軟二儒臣永為湖南庶民現告柳義養
南柱老五日備忘記以飭儒為辱儒戚里復舊習蕩平為
文具予既為大丈夫何復賤丈夫百奮此舉一則引舊賜一
則使其氣萬古寒心云：傳曰牒呈者曰承宣釐正至於
三千五百蕩平科四百七人焉在雖然予不田駕意謂必
也等待更令入場可謂曲盡渠輩先歸其家而卧今方下
教亦有近拆不參者而兩司益龍耳暨無一規警今科何科

而遺漏者四百人其心可知而其猶容護蔽陳所懷大諫
閱百奮為昔雖不庶民永刊仕版

後十餘日百奮蕩
濂差 明陵祭官

